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高子遺書卷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姚培敦

高子遺書卷十一

明 高攀龍 撰

墓誌銘

光州學正薛公以身墓誌銘

嗚呼余何忍銘以身耶以身與余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兩人相見相笑以為相遇晚自是無日不相過從交相勵勉以身古心古貌所據皆古人準則其識甚敏而本真應物又令人樂而親之是年余以憂

歸以身以言事歸兩家相距不五十里旬日不見輙相念而以身造余為多一蒼頭挾一被一笈至余家不以以身為客蔬食菜羮研經訂史未嘗不窮日落月有過相規凡以身言余有疑其偏者已竟服其義葢余受以身規恒十之九以身受余規恒十之一有事相辯凡余言以身至拂然去已復歡然來葢以身為余容者恒十之一余為以身容者恒十之九如是二十四年如一日也嗚呼已矣以身不可作矣余忍為之銘耶以身病余

過之自論學憂時外無雜言將瞑命其孫以墓石屬余
嗚呼余又何忍不為以身銘耶以身大父學憲公諱應
旂世稱方山先生生景尼公諱近魯性至孝居方山先
生憂而卒遺命歛用衰絰配劉太孺人生子三以身其
仲也諱敷教號元臺字以身娠時有青雀入懷之祥生
而絶穎少不好弄五歲即善屬對十五補諸生海忠介
公撫南都見而亟賞曰生寧獨文人必忠義士當是時
以身慨然以天下自任每從方山先生閱邸報有不平

目眦欲裂先生從旁睨之心獨喜會顧叔時季時兩先生問業先生呼以身謂曰此東南珍物若與締兄弟交已復手一編示曰洙泗以下姚江而上盡是矣於是以身復以道自任戊子舉京兆明年成進士會南御史王公藩臣上疏不白憲長都御史吳悟齋耿楚侗交參之以身曰是欲為執政箝天下也上疏爭之略曰臣無言責性惡權奸頃見左都御史吳時來欲申飭南臺憲規其言專為定向而發竊以為遠臣箝口近臣熵威摘祖

宗之片詞營狐兎之私窟必欲創一警百讋為腹心吁亦狡矣掌院者陛下之掌院言官者亦陛下之言官事可風聞聽斯無壅就使藩臣論列果非定向不宜阻遏節節關白動成掣肘嗣令設有彈劾長官者誰與通之隱機先露則危其身讜議復停則負其志事當密而不密禍且移之國家時來安得視僚友為重而視陛下為輕耶如海瑞先朝憲直也房寰醜詆尚自包容定向何人敢妨言路為時來者不惟不能糾駁反爾朋連無論

愧古名臣即回想抗論嚴嵩一疏有靦面已大抵少年厲志多思豎立垂老頽顔輒喪生平見人覆轍怒髮裂眦戀已浮榮脇肩攘臂何則道心難固勢利易迷習尚使然也即二三輔臣陽托飲醇陰圖登壟邇又故峻諸司共繩庶采九列之體貌尊而九重之聰明塞矣嗚呼害可勝道哉伏乞亟下明詔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首憲疏奏當路大恚座師顧陽許公至以貢舉非人自劾以身奉旨歸明年庚寅蔣孺人卒辛卯授經

玉隆觀壬辰秋起鳳翔府教授尋遷國子監助教癸巳入都有竝封三王子詔以身具疏力諍復貽婁江公書有曰中宫有出而始重則仁聖之心不安後宫有出而終輕則慈聖之體亦屈竝封事寢大計難作時考功郎為儕鶴趙先生盡黜當路私人内閣張洪陽位與婁江公合謀借劉黄門道隆論拾遺事奪其官士論大譁以身與于公孔兼陳公泰來賈公巖顧公允成張公納陛各具疏謂南星考察京朝官先黜其姻親都給事王三

餘又黜本部尚書孫鑨甥本部司官呂允昌而後舉執政所陰庇之臺省表裏為奸邪者盡黜之命下之日舉朝震肅咸謂二百年未見而一旦奪南星官謝諸黜者何以令天下於是閣臣益怒盡奪六君子官而以身得光州學正以身與光州士砥德勵業不啻父兄於子弟諸生有以口語得罪府掾掾誣生殺人罪郡守以掾故成其獄以身廉得情白之守守不可以身持之堅竟得白光人負沉寃者脅之以身以身多全活之光人謂以

身寧獨師保我實父母我也庚子歸省劉太孺人遂不復之光州癸卯太孺人卒以身執喪不飲酒食肉服闋遂不食肉甲辰顧涇陽先生修復東林書院萃同志講學以身喜曰此吾歸宿地矣自是恒居東林所與知交必勸之講學曰天生英雋決不欲其斤斤結褁自家閨閫撿押秖賢落魄爾曰脚跟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

風靡矣不憂著節太竒而憂混同一色托大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説誣之也平生所持如此故筮仕以來未甞受人一餽垢衣糲食以没其身甞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又曰古人持晚節休作等閒看余猶憶始交以身時餽之食則稍甞而謝曰不可以此滑吾手及病余餽藥餌復稍甞而謝曰行就木矣不敢忘當年矢志以身於忠孝廉節之死不二其天性也性復至慈蠕動之物不忍傷害於人油油然雖至俗客不憎

惡獨惡傷害人者尤惡傷害善人者耳目所及盜賊兇人必使不得虐民後已嘗見一人毀葉參之以身從禍人中憤然起余力挽之不得自後其人所在以身必避匿終身不與見至鮮人之厄揚人之善常若不及拈筆成詩文率本於情止於禮義嘗作真正銘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友視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謗怨莫之出口毋謂冥

寘內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禀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秉拙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我用兮不溥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殞節逢時令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以身年五十九而卒自同好至鄉閭婦豎無不思而痛之嗚呼此可觀以身之真正矣所著詩文諸集藏於家銘曰飄乎自樂耶幾春服舞雩之㸃凜乎自持耶則蓬門委巷之思渾乎同羣耶幾油

油與偕之惠子乎獨往耶則望望去之之夷夫固不敢謂其即點也思也惠也夷也夫安得謂其非狂也狷也清也和也猗與斯人蕩滌汚世砥柱流俗是之謂忠信廉潔為聖人所思世人所師

職方劉静之先生墓誌銘

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故曰隱居以求其志曾皙季路顔淵之徒侍側曰盍各言爾志如或知爾以此往矣孟氏亦曰士之事在尚志故士平居辨

途慎術擇乎中庸葢兢兢毫釐千里云及乎得善固執之死矢靡他焉即功業文章不少槩見于天下天下信之如星辰之災祥蓍龜之凶吉以其身卜世之安危豈非篤仁義誠之不可掩者哉萬歷壬子五月七日劉靜之卒于家靜之官未列大夫年不及強仕海内士咨嗟痛悼以為國家失其柱石人倫失其冠冕如可贖者人百其身矣此何以故嗟乎此所謂誠不可掩者也靜之名永澄別號練江靜之其字也世為揚之寶應人大父

德齋公曰憲父春宇公曰繼善司訓鎮江母曰王氏静之生有至性八歲誦文信國正氣歌衣帶贊即立信國位朝夕謁拜人以此見其志矣十四補諸生十九舉賢書同年中台静之飲酒有娼佐觴静之即謝不往二十而娶家貧不能具新衣王孺人力經營之静之曰休矣吾意中自新不必衣也戊戌下第築土室自鍵并晝夜讀又善病室中書籤藥裹外無一長物辛丑成進士選讀中秘書為有力者所奪人為不平静之無幾微見顔

色以善病告授順天教授慨然曰師失其道久矣進諸生相期勉以聖人之學嚴程課飭行檢仲寛抑懲汙濁審勤惰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羔雉之贄不及于門北方學者稱淮南夫子而静之益考求國家典章名臣言行六曹之職九邊之要兵農錢穀之數矻矻如居土室時已遷國子學正權要為子弟居間一切格不行會雷震郊壇有詔令禮部具修省事静之曰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我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時惡人言災異

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令者一切報罷蹇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傳之史冊尚謂朝廷有人乎當事者為静之座師亟言之不省亡何楚宗獄妖書獄及京察事繼起静之具疏陳得失而司訓公適至京不果上静之作甲乙雜志邸中雜記又為歸德相國所器重咨對出處之道時人愈側目滿三載不遷静之曰昔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京兆李諤久不歸省李皋謂無親之子不可與事君吾歸矣遂歸杜門讀書三年而司

訓公王孺人供未丈健飯會皇太后覃恩人謂静之奈何不以一命貢兩尊人静之乃至京候命而王孺人訃矣静之力行喪禮墨面柴骨三年苫塊外寢壬子春補職方主事未赴卒静之質甚弱獨目炯炯然英釆逼人善談論其于古今治亂人才短長如指之掌嘗曰某當某時有某事惜放過彼寧知千載而下有劉静之者指其空缺處然吾輩在今日寧知千載而下無劉静之者指其空缺處乎而静之内行純備孝事其父母及大父

母訓迪子弟出于至誠每謂子弟不類非盡子弟過父
兄鑪錘不具火力不足不能使入鎔鑄中也常書薛西
原語于座右云雖小事不可為人囑托自損廉心故竿
牘不及郡邑大夫至伸人寃抑援人疾苦不啻若身受
毒螫者以呼吸間去之為快靜之即尸居蠖伏乎其神
常周六合以内于世道民生所關下至邊疆情偽江海
盜賊咨諏詢度無不得其要領世固不乏修身潔行士
也然往往飭治象貌不為世訾詬而已至神理血脈與

斯人之徒通洽無二者視靜之如何哉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斯道一日行于天下即死可不恨生不過三十年其志以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揭揭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斯道一日不明于天下即死有餘責其所謂道何道也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使天下曉然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理民彞自不容已匪是

者即入無父無君之途下弒父弒君之種衰世此道不明務黨人之婾樂誤皇輿之敗績蓋千古一轍也故静之註離騷于此三致意焉推此志也百世以俟聖人可矣静之得年三十有七配韓孺人弟永沁子心學山陰劉起東按國論私謚曰貞脩先生長洲文文起摭遺事為貞脩狀攀龍知静之深矣得文起為誌其大者人言静之成進士三年郡學三年國學三年洗沐三年宅憂世曾不能用其萬分之一余謂静之所為静之不以用

不用也銘曰自昔聖賢與時衰盛盛時所駕衰世所屏浩蕩乾坤不容何病川泳巖遊理情繕性明吾之是不與世競吁嗟静之天之所命憫此道微以是亂正俾示正見為千秋鏡世所取正是謂為政有如不信上視孔孟

孝廉陳貴聞墓誌銘

昔屈子作遠遊其言皆黄老最上乘語後世道家旁流末緒無近其髣髴者夫屈子欲長年何以自沉屈子古

令姱修人也欲得年以畢其志而不勝濁世之憤以爲俟河之清不若沉河而死耳嗟乎姱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豈不以年哉武塘陳貢聞可痛也貢聞異才其嗜書異於人嗜書而妙悟異於人嗜書而嗜騷賦異於人爲人敦倫好善恬憺雅度所居左右圖書數千卷掃室焚香穆然有深沉之思幼受經於吳子往子往丰神凝遠貢聞自幸得師與其弟幾亭潛心制義貢聞舉戊午浙闈第一人幾亭亦舉辛酉初貢聞罷南宮試歸益發

所藏書讀之於騷賦益工自謂儒者繼統前聖開示來
茲必本於六經階於濂洛關閩翼以諸史百家然而心
不擷其精華身不由其矩度徒以追時好取世資使廉
恥喪風俗圮是經史為盜器也此無他欲蔽之貪聞之
學務在洗滌嗜慾辨晰取與期不疚於衾影而悲今思
古之懷率發之於騷謂夫賦者追踵風雅之六義振起
漢魏之五言叶幽人之鬱思貞志士之極念太和乖而
變風作宇宙中所以宣洩其不平之情而歸之禮義者

必由焉而闒浮靡者失之遠矣賁聞諸賦自擬古外皆
有慨於中有裨於世而詞家之徒以文詞已者賁聞弗
貴也賁聞年三十有八遽得疾而殆疾且殆為文自祭
文具集中當世傳誦之嗟乎使賁聞而得年必入聖賢
之奧必見豪傑之業其賦雖已名家必篇什富而成一
代之奇故曰姱修之士志古今之大業必以年也惜哉
天下之士文勝者多浮動躁擾而虧其質質勝者多沉
潛木訥而虧于文賁聞何闇然也而文采流露爾爾天

之賦貢聞厚矣獨不賦之年竟其所詣何耶夫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四十五十而無聞不足畏矣世之才人無聞不稱者豈少哉貢聞年未四十赫然以文采稱以質行稱嗣業靈均不同靈均之坎壈溘死貢聞没而事有為靈均所深悲者雖不得貢聞之賦一吐其胸中之奇而貢聞得以從容長逝無靈均往日回風之痛其亦幸矣又長年者之不若而屈子不屑修王喬不死之道者也悲夫貢聞諱山毓父穎亭公為王官福建按

察使所至有惠政及民配宜人盛氏生二子賁聞其伯也銘曰世之人誰不讀書世之人誰能讀書子獨閉戶擁書悲愉疴癢一切忘之於書戒所戒於書勉所勉於書不知天壤之間更有何樂可代吾書天下之書安得更遇子之於書吾悲子之逝也而且悲子之書

文學秦彥熙墓誌銘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名家子吾得一人焉曰秦彥熙其所延于家

北面嚴事者為吾師澄泉茹先生吾同年葉參之吾友歸季思吳子往四君子凜凜法度他子弟竊影匿避彥熈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彥熈亦時時來靜坐一日問心余曰子以何者為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為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無之而非心人心湛然無

欲一腔六合一物也彦熙躍躍喜曰乆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脩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族也飢者寒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槁而不生又何言脩彦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祠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周近宗之困者而未逮也凡彦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也事所後母談孺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炙孺人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王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事必身

先之誠心闇脩於家庭至和溢發於眉宇秦氏世敦孝友彥熙真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饑粥餒者絮凍者櫬殍者以為常吾嘗謂彥熙之可使為善如水之赴於壑火之赴於薪不可使為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之不可於陽燧可使就善人如耳入師曠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于目如臭之不容于鼻蓋其性然也萬歷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彥熙令人逆余歸

至則一息如縷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瞑嗚呼若彥熙者全歸矣又何憾焉彥熙字也名爾載别號水菴彥熙没記其大及所嘗與語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翼吉人乎翺翔即其窮耶載詠載觴偕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足貽宗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洋洋大葢為宇大塊為床三十三年旅寓者暫億萬斯年永宅者常

文學景耀唐公墓誌銘

吾嘗讀旌陽許仙書見其所云中黄者人身膈膜也隔下體穢濁之氣不得上薰心府天地亦然凡不忠不孝下民怨怒之氣上至中黄其氣復下為水旱疾疫各以類應惟忠孝之氣直上清虚如矢中的於是始知古忠臣孝子與造化呼吸應感者殆以是也然孝悌之家其子孫往往有孝悌者與其前人若合符節相觀而善與抑一氣使然與噫是何神也吾見唐于震家益三世孝

弟矣公之父曰耀坡翁母曰黄孺人耀坡翁與黄孺人事其二尊人惠坡翁陳孺人也一取諸脯脩女紅二尊人怡怡于甘鮮輕煖中若不知寒儒儉婦之辦于脯脩女紅者有疾輒夜不交睫旬不觧帶一時士君子稱事親之能自致者必曰耀坡翁夫婦耀坡翁欲青衿以慰二尊人而數甚竒雖至白首有勸其棄舉子業者必怒斥之曰一諸生何益吾毛髮事吾奉吾親教没身而已于震為人言未嘗不泣數行下也至于震青其衿矣復

數奇以大病後應學使者試而黜將天之不與善人與
非也于震之可貴者不在此于震之事其二尊人也一
如耀坡翁之事其尊人也耀坡翁歿于震三年不嘗酒
肉黃孺人病于震偕其弟儆吾君露卧床下蚊斑如綉
旦暮搏顙籲天祈減算益親凡四閱月兩膝腫裂外父
王敬存翁之不得養于其子于震曰於我乎養敬存翁
病痺于震與其婦及其子抱持浣洗經歲不替斂于室
喪于堂迄于窀穸若翁之無家者于震即甚貧有稱貸

必以期償之嘗戒其子曰財從才從貝人之有才者壞于貝十九是士人立脚處也生平好善疾惡未嘗毀一善人譽一不善人見有毀善譽惡者拂袖而起不忍聞也其篤至如此嗚呼世之愈下也士不以行舉顧未嘗不以行貴吾見重于震之品者若麟鳳然重于震之言者若禹呂然衰于震之亡者若骨肉然三事九列之不能得諸人者于震得之故曰于震之可貴者不于一諸生也于震病經年于震之子顯祖所以事于震者一如

于震所以事其尊人至嘗糞至割股至割肱即儆吾君所以事于震一如顯祖所以事其父也天之與于震者至矣昔宋徽宗時唐公叔孝諱作求舉進士有聲從弟孚有才識通交元祐諸君子唐氏始以儒名家國初有諱逢明者贅濮氏故唐氏多稱濮惠坡翁諱昌耀坡翁諱光裕至于震之子四世矣即未顯皆文學孝友重于鄉里不墮叔孝公家聲浸蒸醞釀必有大發其祥者未可量也于震諱起龍别號景耀生嘉靖辛酉八月廿七

日卒萬歷己未八月初九日年五十有九娶陳氏靜所公女卒再娶王氏鄉飲介儆存公女生子顯祖娶王氏行素公女生女一適薛守溪公子廷相以是年九月初五日甲申葬大池祖塋之昭子震與余子世儒世學好友也世寧師也余所莊事也屬纊而眷眷於余之一誌不已余不文持墓文之戒久而有甚不得已者則以于震垂死眷眷之一念已銘曰好惡不拂人之性是非足以經國之政叮嚀于震使其孝友為政不得施于有政

聖人固曰是亦為政

文學清宇高公墓誌銘

嗚呼兄可謂了了而生了了而死矣維歲庚戌兄下帷張岵望公自廣信宦邸歸謂攀龍曰聞之禄命家吾殆將死我諸子姪室未畢諸子母家逋未畢吾將售産一切畢之蕭蕭一身俟焉不以不了念縈吾靈府余為解曰豈有是哉無何而兄果盡售産矣果畢室諸子姪畢償諸子母家矣無何而兄果病矣時辛亥三月事也余

曰异哉若是乎天之一定無庸人力耶請于吾友繆仲淳藥之病立起越夏而秋體豐神王飲啗加等兄乃選日之良整衣冠出酬其常所起居而先詣攀龍曰微繆公不能活我微子不能得繆公自今日月享子之日月也攀龍不勝喜為浮大白手額祝無算數曰兄今一身蕭蕭樂矣當數數相過從毋令若病困時床枕上羡人一趨一步如天上遊仙也兄曰然不數日乃復病痢余視兄則曰命也夫吾無不了念亦不望活遺言纖悉皆

貝帖然而瞑嗚呼此所謂了了而死非耶自吾有知識以來見凡油油與人偕無忤物也里巷姻婭慶唁無缺失也與人期會不愆時日也稱貸人不愆錙銖也言人善津津然不善未嘗出諸口也與其弟衣同寒暑食同朝夕用同有無事同勞逸若兩手相攜兩足相踐也撫其子姪幼無二養長無二教婚嫁無二等若兩目一視兩耳一聽也此又不謂了了而生耶嗟乎士之貧困常十而九然往往不自強力計無復之則仰哺他人而分

不明也信不立也一往而不可復如之斷港絶潢然凡少而忽忽長而昭晰疎而令人仗之如親貧而令人仗之如富以此家蹶而復立非分明信立能然乎肩其家衆食數百指猶子成立皆先其子婚嫁百需歲月絡繹盡瘁持之迄無替念豈不難哉攀龍之曽大父雪樓公則既與凡祖左樵公相肺腑以同姓稱族自兹五世矣吉凶之事山水之間花月之候雖乾餱未嘗不相逮也至於凡益親嗚呼吾何以銘凡哉銘曰維人之倫父子

兄弟譬之草木比寔其柢云胡世人不思其真親者反疎疎者反親孰如吾兄秉德堅貞白首庭除藹若孩嬰其人則亡其行則芳百爾君子視以為方有聳其岑有菀其林一抔斯土千秋斯心

董恭人墓誌銘

湖州守陳公為天下名二千石一時談吏治者輒曰視陳湖州若何陳湖州則余同年陳志行也其配曰董恭人當志行為諸生貧特甚居荒村中時時午不舉火慷

慨磊落有所不平引酒自醉醉而歌嗚嗚顧影自樂睨視世人不屑也人亦無識志行者已己五日無錢買酒出戶見村人蒲觴箬黍紛相問也無問志行者志行發憤曰佳晨遂無一觴妻孥樂乎入見董恭人無愠色志行喜曰此真吾妻矣即日掃半簷屋紉片布張而障風日發笈中所藏書晝夜讀恭人喜曰此真吾夫矣日煮野菜羮進曰他日無忘此滋味也越五年為癸酉而志行舉於鄉又久之不舉南宮當是時杜太恭人老志行

授里中以為養每經時歸問家人事無纖細不具也志行又久不舉子恭人為進淑女得子三三子者眠食恭人也寒燠恭人也溲便恭人也其仲痘殤恭人大慟其長者季者痘緊瀕殆恭人曰天乎陳氏千秋在此一日矣痘愈而恭人大喜己丑志行始成進士令朗陵恭人從令中年恭人從以太恭人在邸非恭人弗安也甲午志行覲恭人以太恭人南舟輕恭人曰此地多荳可載也及泗州湖風急檣顛得荳不覆己志行晉比部官長

安六年恭人不從以太恭人在家非恭人弗安也已志行出守湖州恭人奉太恭人之湖州丙午太恭人念歸恭人復奉太恭人歸梁溪丁未得疾卒又四年志行以憲副備兵九江念太恭人且百歲乞終養又二年而太恭人卒志行治太恭人葬亦治恭人葬手狀恭人謁余曰非子不能誌吾婦矣嗟乎吾少日子所聞也吾父病噎久庸醫誤投藥而遽困吾時在城不聞一夕月明甚吾婦見鼠躑几而啼心動曰大人得無有變乎吾亦心

索索而震急偕婦歸吾父已屬纊時秋暑劇吾奔營喪具一切含殮俱婦佐太恭人得不憾於大事太恭人一跬步不離婦也板輿出入非婦吾能食入口寢交睫乎使余稱為人子者吾婦也吾婦既以勞瘁得一胎而墮遂不復胎世間婦人視他人舉子不忮幸矣得如吾婦提抱愛護乎得如吾婦愛而知教乎使余得稱為人父者吾婦也太恭人有子五人皆窶吾為諸弟畢室期不失太恭人意吾婦承之不失予意劑諸妯娌不失諸弟

意愛猶子如子仲弟一兒當暑而痘蛆出瘡中如蝟婦不避穢護之而生使予得稱為人兄者吾婦也予少好游酒人醉而好務奇相矜詡甞着新履走石橋欄上又循塔簷砌間見者股戰而予笑傲自若吾婦聞之泣謂余曰君奈何以七尺傅人笑耶又嘗夜醉獨行閶闔閉視河干舟可躍而逾也驚其舟子夢中起忽墜水予不能水念其人死即不能獨生没水拯之卒俱其人出水吾婦又泣相戒也一日雪夜裸而逐盜吾婦又泣相戒

也予乃悟始知尊生而後益從養生家自衛矣使予保此七尺而為人子為人父為人兄者吾婦也予更有深痛吾外父懷萱翁外母郭孺人生一子無禄即世有一孫吾婦為娶婦有家矣又無禄即世而董氏遂不祀予令朗陵郭孺人養於吾婦婦念從予則舍郭孺人從郭孺人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郭孺人予守湖太恭人思梁谿恭人念從太恭人則舍予從予則舍太恭人以太恭人故卒舍予嗚呼恭人生十八年歸予左右

太恭人者餘五十年女而不有其母婦而不有其夫子獨以吾婦有其母有其子有其家也吾婦之於陳氏何如哉子其志之垂示陳氏之後人高攀龍曰恭人孝於父母順於舅姑宜於家人豈不難哉吾所難恭人者不止此令夫豪傑之士當窮困無聊時不難浩浩遊人世間彼俯已自視固知其不終是也顧獨難於入宫見其妻室人之謫詩人咏之所從來久遠矣豈獨買臣季子婦乎志行荒村五日何異陶令重九蘺邊彼其夫耕婦

餉此乃夫讀婦炊曾怡然不以為意令其君子意韻自遠卒成令名宜志行之不挫不撓爽然於富貴之際也恭人之助豈眇小哉是宜銘銘曰夫之貧御其屯夫之遇不竟其豫將其母五十年不恒有其耦孚其子百千世植其福祉吁嗟乎陳氏雲仍之詵詵其毋或忘于斯人

李貞母墓誌銘

婦之貞其性然也猶之于水之寒火之熱非人為使之

也然禀受萬有不齊故其貞靜非得之天者必待教習撿柙待教習撿押去天成者倍蓰矣李母何以稱貞母也其貞成之於天者也非教習撿押而貞何以知其成之於天也貞母者故陝西學憲雨亭公之繼配蘇之長洲人姓陳父曰二水公諱燽母曰楊孺人母生三四齡與其姊妹嬉有家人童子亦三四齡者即之母輒驚而啼逐之去乃安二水公曰此非凡女也及歸學憲公從公之楚臬大江怪風夜作舟飄六百里得一渚衆爭奔

渚母幾墮江中一役夫將掖之母叱去始登及學憲公捐館舍母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有勸令一識九龍二泉母曰此非婦人事更非未亡人事卒不許夫其少而不苟即一乳豎顛沛而不苟即一援溺者夫亡不苟出閫外跬步豈教習撿押而然吾故曰李母之貞天貞也母二十一而婦於李猶及奉其姑太宜人盡孝養太宜人卒時學憲公方督浙餉奉湯藥視含殮一切如學憲公在側不貽學憲公憾學憲前配毛宜人卒時其二子

長曰延枝方六歲次曰茂枝在繈褓母懷抱之如執玉執盈時其飢渴如己飢渴也摩其疴癢如己疴癢也母卒而延枝哭曰天乎吾生六年至十有八而依依吾母膝下也見吾讀書則喜見吾健飲食則喜見吾能持家則喜吾大母病母晨必焚香拜天吾父病母夜不交睫食不盡摇及卒慟不欲生母自有子家鉅細必吾詢曰而長也婦人夫死從子禮也見吾受侮曰討人便宜人誰汝寛受人虧汝可自安嗚呼丈夫哉吾母也茂枝哭

曰已矣世不可得吾母矣吾繈褓失母而母為吾母吾弱冠失父母為吾父母愛吾與仍枝等母教我與仍枝等母望我一第與仍枝等至撫吾兄弟猶子與仍枝等待吾母之親戚與己父母之親戚等丈夫難之世安得幾如吾母者耶仍枝哭曰天乎仍枝吾母所自乳也豈獨有三年愛乎十七年始免吾母之懐也吾痛母之亡又痛母儀之亡也吾母見文字弗屑也曰不如謹隨身規矩見佞佛者弗屑也曰不如愛惜物力勿暴殄見財

賄勿屑也曰不如紡績補綴母紡績嘗兼人補綴獨工使敝衣如新春陽而織杼秋風而刀尺未嘗飽食嬉遊每曰非婦人事勿為非婦人有益事勿為母亡而母儀亡矣嗚呼三子之言貞母之為貞母者何如哉吾故曰母之貞天貞也銘曰繼母之難難於視前母之子無異於己之子也母能一之無人我心未亡人之難難于視其夫之亡無異於夫之不亡也母能一之無存亡心不常者六十二年之身不死者一成不移之心故謂之貞

與天地同情不隨物毀成略之以銘豈區區曰後世之名

婦貞難而慈易然於前母之子又貞易而慈難天貞也天慈也安得天下之繼母皆李母乎

墓表

劉貞母墓表

嗚呼此吾友劉節卿之母也余與節卿受經澄泉茹先生交節卿最密知節卿最深節卿十四歲而孤奉母至

孝母甞病痢殆矣目中若見有神物以語節卿節卿遽搏顙號神願身代母母見神拱而揖節卿病竟愈於是節卿每至神祠輒祈減年益母以為恒其至性誠願得小有樹立博親一歡顔即一日如百年立槁無恨而不幸家貧餬口教授旦夕不躡庭闈問安否所娶婦奇惡聞孝順字吐不欲入耳節卿每對余言及此歔欷其淚矣數數欲逐其婦余曰甚善而節卿孱力又不勝已之者未果母卒二十年而節卿哀慕

一日也卒出其婦以報余曰了此不了念矣則又手一狀謂余曰奈何以吾子而不有一言錄吾母吾不及掩諸幽以樹吾墓矣余讀之愴然發二十年慨也曰悲哉宜節卿之不能一日去諸懷也夫節卿之尊人冉泉公家故給饘粥也有仇中之役家立挫冉泉念其兩大人且老裕而遽窘邑邑中病卒越五年庚辰節卿大父南橋公大母周孺人邑邑中病相續卒當是時貞母之哭其夫哭其翁哭其姑聲不絶也豈

一日有生人趣哉既滿喪而節卿之婦且入室矣迄其卒十年間僅得節卿一補諸生拊心自慰耳悲哉宜節卿之不能一日去諸懷也貞母姓傅氏父曰愛萱公母曰張孺人年十七而歸冉泉公孝事父母歲一省愛萱公一迎張孺人别即涕淫淫如嫁時順事舅姑周孺人嗃嗃也又喜夜飲酒或至丙漏母必屏息侍之周孺人寢乃寢或時被呵母顔益和周孺人亦嘆曰賢婦賢婦周孺人病痢孺人不解衣而扶持浣滌穢褻

未嘗任人事冉泉公婉而莊笑不至噱暑不露體冉泉公没而旦夕依几筵哭上食終身縞素見其容聞其聲者輒酸鼻也教節卿兄弟慈而能嚴每稱讀書作人隆師擇友家人有嘻笑於前者必令節卿詒之曰未亡人前而笑何也其貞一如此故曰貞母也高攀龍曰天道豈可以意測哉惟聖人知之今夫感應者桴鼓也婦而善承嚴姑姑而正得逆婦何謬戾不倫至此説者曰此所以成之也非嚴姑不徵其順矣非逆婦不彰其慈矣

是則然要之未盡其理死生者晝夜也人見生而不見死必謂善惡俱一死而盡則凶人畢世恣睢與善者恬然俱逝若是其幸與夫既曰沒寧有不寧者矣惟聖人知之故曰惠迪吉從逆凶嗟乎貞毋之為吉也豈顧問哉

魏繼川先生墓表

萬歷壬辰春繼川先生魏公卒於家越三十年其子大中以工科給事中過覃恩贈公如其官錫山高攀龍表

其墓曰嗚呼是古之隱君子篤行善者也宜其迓休食福後人蔚起爲時聞人與公名邦直字君賢别號繼川世居嘉興後析爲嘉善人曽祖諱顯祖隱齋翁諱繼宗父南川翁諱祥配楊生二子公行二生而從祖母抱爲子五歲復歸楊又一歲楊孺人卒俗議火葬公慟仆地曰奈何不一抔吾母南川公涕而唇不火公既娶令贈孺人薛歲饑家日挫繼母周亦舉一子析箸矣周復舉子其同母兄曰是箸將焉出南川公趣溺之公亟往抱

持有答其背者弗顧薛孺人且生女竝乳之㑹前所抱

公為子者無嗣貲頗饒公曰吾可乳吾弟不可子吾弟

以代吾所當嗣者可矣季得讀書成諸生公續其命於

呼吸又推讓嗣産可不謂難乎公析兄弟箸惟叔弟所

與叔稱不便又惟所易叔困子母公為貿産償叔病疫

戚黨戒不近公獨周旋叔起公弗疫叔曰今日乃知二

哥季病瘵公締視惟謹至數年如一日南川公困徭夙

夜興公大傷曰大人日僕僕公府子乃嬉嬉擁婦子乎

一切力肩四壁盡矣辟孺人娠大中至無一廛無肯寓
產婦者僦於外家甫入而大中生公曰嗟乎有子矣何
以餬其口於是乃訓蒙士所訓皆村牧子公教以小學
儀不急其循也教以讀不盡其力也弱而憊者時休之
居遠而風雨午膳之跣而濯河干者必躬視之脡脯聽
其至者不責其不至者人大喜曰此嚴師而慈父也爭
願得就魏先生而公以遠其尊人覲饋源源大寒暑重
趼不替事其兄如事父也事其舅如事母也事其鄉人

之十年長者如事兄也公又推之人人與父言慈與子言孝與弟言悌與農言勤與賈言信與婦言貞有兄弟數年鬩牆者其弟來公責以大義弟大感動其兄聞之謝曰非公不能直我公曰吾第為若弟言不直在若不在弟也若不兄與若弟不弟何以異兄亦泣自咎旦日兄弟各詣公謝懽如初公居人骨肉間多類此鄉之訟者不顧之官府質多質於公有憾公者面詬公衆怒欲擊之公急止曰徐徐使彼自醒毋重其迷居無何果踵

門謝公好藝蔬蔬美有盜蔬者公窺之為遁東第二鄰某甲且委蔬去公悉刈蔬以半分餉東西鄰各二家因以及盜者比舍有垂圮屋市餳者居之大雪夜半聲如崩公曰市餳者殆矣披衣往發其覆解衣衣之得不死公不輕貸人一錢不輕餐人一飯不輕殺一牲不輕膳一肉遇貧而濱死者傾槖授之每日半而炊冬半而絮以為常而怡然自安眉宇無窶人色置身於一家一鄉中春風藹如無論人安公公亦安人與公居者依依不

忍去去而若割矣公何以得此曰好行善而不慕利於人不吝利於已也故曰是古之隱君子篤於善者夫人有念念不舍於善而天不應之以善者乎當大中產儆屋時公名在天壤不朽矣不待今日也易曰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不舍善則不舍命必有非常之人自天而隕者

行狀

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狀

王公諱述古字信甫號中嵩開封禹州人也生而聳秀

神采英特年二十五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令富陽以治
行最調崇德丁郭安人憂服闋再令内丘尋晉刑部主
事歷郎中甲辰出守常州丙午外艱歸服闋再守保定
晉山西副使兵備陽和再晉按察司使再晉布政司右
布政使奉旨遇廵撫缺推用偃蹇除目者久之卒於陽
和公為令不屑簿書期會第持大體君子之至其邑倒
屣奉教不啻飢者之得珍羞貧者之得珠貝於庸俗不
屑也以是不諧于世其在比部妖書事起公司䇿當胡

化獄妖書者四明相私人為相除異已偽起大獄挑聖怒為一網計相異已則歸德江夏也會胡化報阮明卿怨誣奏妖書出明卿手化江夏鄉榜諸人謂江夏實為妖書懼敗故令化誣明卿以脫已相直以囑司寇司寇直以囑公欲榜掠化令化指妖書出郭正域以及歸德公正色曰若是則分宜江陵再見今日司寇曰不然此公論也公曰誰為公論曰公論出臺省公曰臺省何人曰某某公曰天下有公論未必臺省臺省有公論未必

諸公會鞫自見及會鞫御史大夫温純司禮陳矩秉公不阿再鞫胡化公立具疏送大理諸人大譁嗤司冦為司官所持司冦亦大譁嗤公大敗我事刼公入郭正域名不可刼公重胡化罪不可刼公禍且不測公怡然甘之卒不易原疏一字疏上上覽之曰盡是誣妄發閣依擬妖書坐皦生光大獄解而楚藩勘疏至矣事又當公司司冦以華越謀害親王當論死江夏主使宗室當如越罪公從容謂司冦曰今日之事未論義理先究利害

宗室乃皇帝天潢假令楚王果真華越果誣親王以誣
秦自殺論死何疑令事有大不然者欲駢戮數十宗室
楚宗鬨之勢必戕殺撫按大亂之起誰則為之忘國家
之事忘身家之禍以佐人之私知者不為也司寇曰然
是何等事直驅我署獲乎事得不行于後戕殺撫臣卒
如公料守常州恬夷廉靜守一正以抑百邪大義所在
當路欲移毛髮不可試士不入鄉紳一竿牘不聽縣官
一揭請通國非之不顧尚衣大璫道經毘陵公絕不與

一介璫大不堪言于直指欲懃之朝直指令少府劇之公報少府有曰幸語按君勿以側媚相望其勁立類如此在常三年一時正色棱棱如高秋新霽天宇如洗善者愈自濯磨不善者抑心向化焉其在陽和正當代藩勘報忠順婚封代藩之廢長立幼也四明與晉江主之蓄機不測故一時有識之士爭之甚力得行撫按勘議汪中丞㨿各道申報欲先疏其事行邊白登出以示公公曰大誤矣一誤獲罪千古中丞駭曰何謂也曰有嫡

立嫡無嫡立長祖宗立法古今通義也親郡王娶有內助妾媵不論入府先後已未加封所生之子皆為庶子如無嫡子庶長承襲定例也鼎莎皆為庶子鼎謂非庶長乎親郡王妃病故如已有子不分嫡出庶出俱不許選繼妃定例也代王有庶子二人張氏安得進妾為妃鼎莎安得改庶為嫡乎中丞曰鼎莎襲封庶子已奉明旨奈何曰有秦府例在嘉靖二十八年秦府恭和王秉櫄庶第一子惟燿庶第二子惟熄正妃楊氏故內助邵

氏違例請封為妃惟熄郡氏所生遂得襲封王爵亦已奉旨奏辨累年禮部尚書徐階等會議郡王妃故但有庶子止許選娶内助令惟燿之生在先郡氏進封非例惟燿于倫序實係庶長惟熄于常法自難稱嫡遂得旨改正前後二事實相肹合中丞豁然自是會勘搖撼百端中丞屹不為動代議遂定公滿三年考中丞疏公績曰當會議代藩廢立之事本官簡查條例首倡公論斷斷乎有扶持綱常之志議封之敵使紛來而處置之方

略常定折服遠人無敢越志君子謂公之見卓矣中丞之虛中無我難哉捲長物故請封事起邊將以賂五路為良策五路挾封議為奇貨不決者五年矣公至鎮熟察其情既得要領言于當事曰敵性許一索十後即為例最難開端若循往例毫不增減其心自定且忠順求婚烏遜巴雅爾諸人求賞其情更切欛柄在我儘可操縱何故倒持反授人柄賄一日不斷則封一日不成求成反壞求急反緩職此之由當事者亦以為然未免時動

於積習之口公持之愈堅五路擁衆城下不懾制府動色相加不懾同事者以貽悮邊疆相坐不懾毅然以去就争之壬子忠順亦故癸丑卜長叩關會撫臣馮大梁交通事覺亡去浮賞盡革彼乃絶望六月九日帖然受封往封撦長撫賞八千餘金今費二三百金矣公又請于當事曰順義承襲已經三封依様葫蘆倉卒結局國家不恡金錢玉帛以餌之彼亦不難交臂屈膝以順受我以厚賂愚彼彼以虚名愚我兩相愚以偷旦夕之安

且今日彼名雖受封孤雛腐鼠力不足號召諸部五路狡詭恃功要挾素囊桀驁不聽約束將來戎機尚在叵測為今之計宜上下勤思講求足兵足食之策可戰可守之具不宜今日稱功伐明日議陞賞希一時浮榮而忘後日之實禍也然封事紛紜數年了局一日不能不加酬賞公亦得推用巡撫之紀錄焉會中朝門户相角公貽書所知動以漢宋黨事相警乙卯鄉試式士之録至有謂六經亂天下者公乃昌言曰自古小人傾陷善

類誹謗正人止于誅芟異已未有及於六經者誅芟六經自王安石廢春秋始目之為腐爛朝報熒惑神宗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講國論無所折衷而宋一代之元氣命脈斬絕無餘其究使干戈相尋民不聊生者百餘年今乃以宋儒倡道學以道學本六經遂以六經為亂天下而有餘又以六經出孔孟遂詆孔孟為儒生之學伸黄老於六經之上悲夫孔孟六經乃亦得連坐法乎蓋自王安石所未敢言當吾世始

于斯時也天下岌岌乎殆哉不至三綱淪九法壞驅一世而禽獸之不止凡讀六經孔孟之書者義當何如也公之齟齬於時偃蹇除目者以此高攀龍曰予與公同舉進士同出高邑趙儕鶴先生門一時同遊士交自勉毋為不義為先生羞而予與薛以身敷教同為常州人公與歐陽若谷東鳯同為常州守四人相與更深公之學素精天文律歷後乃知其進于道也一日公寤寐中忽見晦菴先生謂曰道生于坤兩生道也公曰然惟一

故通萬物之神惟兩故神天下之化自是觸象入神見超物表嘗曰人必通天地然後知化育知化育然後知孝弟知孝弟然後知性命知性命然後知禮樂知禮樂然後知鬼神又曰人心一動靜也動靜一天地也又曰四時行百物生默識之義也默識章是聖人做不了事何有于我與堯舜猶病意同又曰五行先天也五事後天也夫子告顏子為仁直以天道傳之視聽言動之禮肅乂哲謀聖也直下承當而曰請事斯語由己而復矣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又曰孟子夜氣是萬古求仁時候
觀是見公之所詣公舉六經子史疏于四書之下名曰
屑考别有易筌律筌歷筌𥫗仰觀俯察終日沉酣義理
宜其臨事卓然不惑豈偶然哉公于郡邑見能臣幹辦
于朝廷見大臣丰采于封疆見重臣勲猷于萬世見名
臣軌範一言一動皆足垂世立教伏惟大君子採而著
之以為信史

南京光禄寺少卿涇陽顧先生行狀

先生諱憲成字叔時別號涇陽先生生而沉毅迥異常兒十歲讀韓文諱辯請於師曰然則親名當諱乎曰然自是每遇南野公諱宛轉避之有不可得避者輒鬱不樂師問而知之謂南野公曰此子之志卓矣未通方也如尊名何能諱乎昔韓咸安王語其子曰吾名忠汝勿諱忠諱忠是忘忠也忘忠是忘我也自是不諱忠此古人事君得無意乎南野公喜而呼先生謂曰吾名學汝勿諱學諱學是忘學也忘學是忘我也孺子志之先生

謹受教年十五六家貧不能延師就讀鄰塾歸必篝燈自課多至達旦書其壁曰讀得孔書纔是樂縱居顔巷不為貧一日從師說或問禘之說先生曰惜也或人欠却一問師曰何也曰假令或人再問子不知禘之說何以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視諸斯也夫子必有說矣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論語矣又一日說養心莫善於寡欲先生曰竊以為寡欲莫善於養心師曰何也曰心是耳目四肢之主主人明不受役於色矣主人聰不受

役於聲矣若但向聲色驅除是主與奴競孔子所謂仁則吾不知也師喜曰作如是觀可讀孟子矣年二十一為隆慶庚午補邑諸生第一萬歷丙子舉鄉試第一其冬南野公即世先生居憂當是時先生名滿天下其於文章斟酌今古獨闢乾坤學者宗之如山於嶽如川於海而先生退然謂此非吾人安身立命處心所冥契則五經四書濂洛關閩務於微析窮探真知力踐自餘皆所不屑矣庚辰服闋應春官試名在二十廷對舉二甲

二名主事戶部與南樂魏崑溟允中漳浦劉紉華庭蘭以道義相琢磨時稱三解元江陵相憚其丰采一日謂申相國曰貴門生有三元會公知之耶日評隲時事居然華袞斧鉞一世矣相國曰不知江陵因舉三元者三解元某某也而三先生者果以時事日非相約貽書申公諷其匡救先生書既具及覯魏劉兩先生書嘆曰至矣余言贅矣遂止江陵病舉朝若狂為禱於神先生獨不可同官危之代為署名先生馳騎手抹去之壬午江

陵死先生調吏部日孜孜人才與同僚爲會以所見聞相證遐方下吏嚴穴潛德務於闡人所不知尋以錢太安人年且週甲告歸讀易春秋者三年丙戌除封司主事丁亥大計京朝官先是南北都御史久未得人一日特旨辛自脩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中外相慶聖明英斷兩人真都御史矣當路不悅也於是御史房寰有疏醜詆海公先生弟季時適以丙戌廷對觀吏部政遂偕同年彭旦陽遵古諸景陽

壽賢糾之雖各得削籍正氣為一吐及是辛公司計所
是非皆與時俗忤當路益惡之而工部尚書何起鳴在
拾遺中人有謂何若能去辛大當執政意即與辛偕歸
公他日不失舊物何大喜遂訐辛給事陳與郊承風旨
並論辛何抑揚其語實齮齕辛而辛何果並罷去先生
上言略曰起鳴之為君子為小人其訐自脩也果有據
果無據而御史高維崧等之合糾起鳴也為公為私此
皆章章較著者也皇上為起鳴罷自脩謝之矣而又降

及維崧等四御史何歟皇上以為用人出自朝廷是也今起鳴訐自脩則罷自脩訐維崧等則降維崧等可謂出自朝廷歟自脩之賢與否臣姑無論職司考察反被中傷大計重典一朝而壞亦姑無論惟是以維崧等之疏出自承望則臣以為謬矣邇年以來猜忌緊興讒誹殷積幸而昨者本部奉旨考察不問恩怨一秉至公命下之日中外翕然稱服以為我皇上之明二三執政之有容如此亦見人心之公昭昭不泯而挽回有幾矣何

意復覩是紛紛乎在起鳴既疑以宿釁蒙垢在自脩又疑以忤時招尤在起鳴既見以有援而巧為排在自脩又見以受屈而急於辯皆過矣顧獨坐維崧等承望耶即爾彼給事中陳與郊等深詆自脩又何為者為今之計臣以為莫若各務自反而已起鳴當思何以為衆論鄙自脩當思何以為儕友猜維崧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名悔與郊等當思何以言出而啓疑至於執政大臣尤應倍加簡省風勵百僚若無若虛孜孜汲汲積而久之

精神透徹誠意攣如本無偏好誰能求同本無偏惡誰能求異雖褊心鋭氣皎皎而自為髙者亦慚悔而怳然自失矣先是御史甘士价進和衷之説其指甚美第不務抜本塞源而徒欲調停於聲色之間其究非強上以徇下則強下以徇上此臣之所以不容已於言也臣又見今之時非科道而建言者必詬之曰出位曰好名又曰是為進取之捷徑耳不然則又曰是多行不避計畫無之聊借以葢醜而脱計網也斯四者亦誠有之而不

可不求其故也明興二百餘年西漢之經術東漢之節義唐之詩詞宋之理學竝彬彬稱隆而獨言官之氣稍不振天下多故危言讜論往往出於他曹即如我皇上蒞祚故相張居正用事數年之内言官有相率讚頌耳保留耳祈禱耳吳趙鄒沈王艾之儔何寥寥也又如近日維崧等合糾起鳴本屬公議及皇上詰責所以輒惶恐推避莫適為首謝罪不暇竟無能自見始末開廣聖心誠令維崧等披露情愫曉暢事實章晰誼理剴篤言

辭皇上一覽而悟未可知也臣甚惜之由此觀之使言官不為利誘不為威怵無事不瑣屑以取厭有事不依回以取容牽裾折檻時不之人他亦無由而奮其說矣然則使人之得以出位而言者臺省之為也夫人情無不喜順而惡逆况居尊顯者乎其喜能令人榮其惡能令人辱有一人焉端言正色侃侃不顧安得而不名高名高矣而當之者苦於不堪厭恨之廢棄之摧折之則天下皆咈然不平於其心一旦時移事改是非論定夫

安得而不加殊擢也是故抑者予其揚者也屈者藉其伸者也退者佐其進者也假令其言是恬然而受之其言非廓然而容之録其長不疵其短褒其直不嗔其狂用其言何必計其人不用其言何必疾其人審如是人人而能言也何名可賈何利可徼而亦何醜可葢非徒然也而我反因之獲容直之名收用言之利矣然則使人之得以賈名得以徼利又得以葢醜者廟堂之為也至於建言之人大都負氣自喜不耐鈐束遇事發憤徃

往過當聽者方内懷不服退而詢其行事又不足以滿其意則曰爾以古人畜我何不以古人自畜而承望意指者又因而媒孽之尋垢索瘢無所不至於是遂置其言不復採而并賤其人假令士能潔躬脩行入不愧妻子出不愧朋輩則其人重其言亦重夫安得而無聽然則使人之得以舉而納諸羣詬之中者建言者之為也故臣以為亦莫若務自反而已自反則上何假以言為罪下何暇以言為高惟各盡其在我而已矣先是科臣

楊廷相欲痛懲矯激之非臣愚以為將來之患正恐不在矯激如曰㫖居正用事宜尚異今非其時也宜尚同則唐虞之際猶然朝有吁咈野有誹謗而孔子亦云邦有道危言危行不以唐虞有道望斯世斯民而偟偟較短長於居正柄國之日此臣之所痛也疏奏有旨切責謫湖廣桂陽州判官時王京兆麟每語人曰顧勲部折衷辛何甚當自反之説拔本塞源吾輩當各寫一通置座右陳司寇雨亭公謂王婁江曰顧勲部立論最公何以

不免婁江舥然曰渠執書生之見徇道路之言焉知廟堂苦心司寇曰書生之見當守道路之言當採勲部苦心亦不可不察也先生之桂陽其士人皆進而問業先生以桂陽為郴子厚藴子瞻兩公謫居莊定山先生亦謫於此大有惠德於民題所居曰愧軒志愧前哲又以郴氏文而已蘇未離乎文莊庶幾離乎文矣深愧文字外無以益桂陽多士其先行後文類此戊子司理處州府先生念太安人不欲行太安人不可會季時授南康

郡博季時曰叔出季處乎即日乞休而先生至官專務教化有兄弟訟數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而恬不以為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為吾扑若弟謂其弟曰為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先生故促之兩人叩首請曰曩者官為析曲直故不服今我服矣不知曲直也顧得自新先生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時蔡御史按浙不敢以吏事見先生假之差歸已

丑居太安人憂辛卯復司理泉州壬辰計羣吏先生舉
公廉寡慾爲天下司理第一尋擢主事考功銓司出而
再入者自先生始是年詔三皇子並封先生倡四司上
言略曰伏見皇上思祖訓立嫡之條欲暫將三皇子一
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於此知皇上有
惕然不敢自專者而必以上合聖祖之心爲安也又見
皇上諭輔臣王錫爵等朕爲天下主無端受誣於此知
皇上有慊然不敢自適者而必以下合天下之心爲安

也惟是待之一言皇上之所據以爲得正天下之所共據以爲失此吉凶之原安危之幾不可不蚤辨而慎防也夫太子天下本立本所以不忘天下也豫定所以固本也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是也待嫡非也就見在論嫡之有無是也待將來論嫡之有無非也夫待之爲言也濡滯而不決懸設而難期撓不刊之典潰不易之防隳不携之信叢不解之惑開不救之釁貽不測之憂甚不可也皇上之稱祖訓惓惓矣顧其所載立嫡待嫡

二條意各有主質以建儲之事判然不類皇上第以其合於已意援而附之為遵祖訓乎為悖祖訓乎其不可一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竝封廷臣言之甚詳皇上以其不合於已槩置弗省豈皇上創得之見有加於列聖之上乎其不可二也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太子之元子稱太孫天子繫乎天也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也太孫繫乎祖也父子祖孫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泰也今欲

竝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繫乎無所繫則難乎其為名有所繫則難乎其為實其不可三也皇上亦曰權宜云耳夫權者不得已而設之也元子升儲諸子分藩於理為順於情為安於分為稱於訓為經有何疑顧有何牽制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偪所由也豈細故哉而姑任之其不可四也皇上以聖祖為法聖子神孫以皇上為法皇上尚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無乃悞萬世

之大計乎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是凡皇子
皆東宮也無乃釀萬世之大患乎其不可五也皇后者
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宗祧得人而皇
后之職盡矣豈必有嫡而後為快夫皇上以父道臨天
下者也皇后以母道臨天下者也一體也皇上之元子
即皇后之元子雖恭妃不得而私之皇上之諸子即皇
后之諸子雖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今庶民之
家妾之有子亦以其妻為嫡母豈必自已出而後為子

又豈必如輔臣王錫爵之請須拜而後稱子哉皇上何不斷以大義而為此區區其不可六也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於二十年俄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為期也今曰以待嫡嗣則未可以歲月為期也德音方布而忽更聖意屢遷而彌緩非因預瀆非因衆激何以謝天下其不可七也夫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自並封之命下一日之間叩閽而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于里巷小民亦悵然若失愕然若

驚駭旅而議也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元輔王錫爵擔當錫爵夙夜趨召而來正欲為皇上定此大事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惟是矢志積誠必欲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真擔當耳不然皇上尚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其不可八也皇上神明天縱信非溺寵狎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皇上方以為無端受誣天下且以為無端反汗無端受誣豈惟皇上有所不堪臣等亦為皇上不堪無端

反汗豈惟臣等不能為皇上解皇上亦不能為臣等解

皇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其不可九也凡此皆侍之一言為之也伏願皇上反觀長慮以成憲為必不可違以輿情為必不可拂以初命為必不可爽以新諭為必不可行皇元子早正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併錫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社稷之慶萬世無疆之休悉萃於此矣又自為書貽婁江公曰昨請教册立之事實百其

難明旨一定何以轉移人情洶洶何以鎮定上欲不慾於明旨下欲不駭於人情故曰難也究竟則請期一著尚自可圖然而非閣下莫能任葢自萬歷十四年以來廷臣之以建儲請者不啻數十疏而皇上之旨亦幾變矣然曰待二三年則二三年而已也曰待過十齡則是至十齡而已也曰二十一年則是二十一年而已也期未至而請之皇上得執激擾以爲辭期既至而請之皇上亦何辭以謝天下此遷延之法可得而窮者也今者

以待皇后生嫡子為辭從今以往復何所據以請乎此
假借之法不可得而窮者也閣下試端意而思之皇上
之旨所以屢遷者何也建儲盛典也九廟式靈兩宮欣
顧百官萬姓之所瞻企而言及者輒獲罪若有大不滿
其意者何也亦可推矣三王並封耦尊齊大亦可覩矣
閣下不念之耶昔者秦皇漢武寧不葢世之雄一念小
偏便墮入婦人女子之手雖二君孰意及此乎若曰有
嫡立嫡無嫡立長兩語炳若日星誰能奸諸則長幼有

序之說明旨不啻再見何至今日乃更孟立嫡之條重之以祖訓藉之以中宫彌縫轉易挽回轉難歲復一歲有何底止竊以為宜聽九卿科道仍遵屢旨合辭以請而閣下從中調停懇示定期即甚遲不得越一年庶幾聖心確有所主不開窺伺之端人心專有所屬不萌二三之釁議論方囂而復定國本幾揺而獲安真閣下事矣脫或一請不得當至於再至於三又至於十百至於去就可也至於死生可也若乃皇上懲不必然之說以

益其立長之成命閣下又操必不然之見以成其立嫡之托辭交相為負非所望於今日君臣也癸巳内計功郎趙儕鶴先生秉至公從事執政弟弗顧也執政所庇弗顧也太宰甥弗顧也已之姻弗顧也計典出人謂二百年來未有慊於輿情若此者而先生與李公元沖實左右之政府大恚趙先生乘劉黄門道隆疏論科道拾遺者不宜留用遂票旨切責降調先生與元沖公上疏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調外任臣

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切磨惟茲内計之典始而咨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至于議黜虞淳熙楊于庭二臣臣等亦以為諠出憐才嘗慫慂之今南星被罪臣獨何辭以免南星一意奉公不以情庇不以勢撓庶幾少挽頽風以報皇上而竟不免於罪況臣等自揣才識不逮南星遠甚其迂戇椎魯又或過焉若復靦顔在列將來招釁速戾有不止於南星者然則與其去南星孰若去臣等與其黜臣等孰若

畱南星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埀日月之明念南星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被叅諸人之心倘始終以為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蒙其責不報無何先生司選以扶陽抑陰為體以不激不隨為用於婁江公待以至誠每事必告冀轉移之而一切推用賢才與世牴牾者公所陽諾實所陰尼先生覺其機悉值公假沐推孟公一脈王公德新不以告疏上輒下矣公又陽喜謂先生曰主上

朕兆殊佳自此正人亟宜推用先生又覺其機惡曰幸有好朕兆正不須急激聒也無何而會推閣臣之命下矣先是先生在勳司適鄒南臯先生請去婁江曰昨文書房傳旨云放去先生曰不然若放去果是相國宜成皇上之是該部宜成相國之是若放去為非相國不宜成皇上之非該部不宜成相國之非公語塞竟疏得留用又一日太宰孫公立峰罷推代者時少宰趙公定宇署篆婁江屬以首推大宗伯羅康洲萬化先生曰不可

内閣者翰林之結局冢宰者各衙門之結局今天下大勢折而入内閣矣況可併冢宰據之乎選郎劉用齋曰嘉靖間不嘗用吕餘姚嚴常熟乎先生曰是時威權在世廟斷自聖心則可今日威權在内閣出自相指不可我太祖罷中書省而設六部惟恐其權之不散嚴分宜以來内閣合六部而攬之惟恐其權之不聚散則互鈐權臣不得行其私國家之利也聚則獨制各人不得守其職權臣之利也安危大機於是乎在如之何背聖祖

而從分宜乎況往者內閣之推往往用各衙門不專翰林即冢宰兼翰林亦得今不能以內閣與各衙門共而更以冢宰與翰林共其亦頗矣故論用人大道止當問其孰可內閣孰可冢宰不可問其孰為某衙門論救時大機通冢宰於翰林其勢易通內閣於各衙門其勢難不可不深計也劉闇之愕然因與先生謁少宰少宰曰業已成議且近有吳鎮許絕婚事奈何先生曰國家大事寧避小嫌自王楊相繼在部其於內閣指使若奴婢

至陸平湖始正統均之體孫餘姚遵而不變内閣切齒
相繼免歸十思萬算出此一着吏部内閣合為一家其
禍不可勝言矣昔高中玄以内閣兼冢宰一日進閣一
日進部是以全身為分身也今内閣用其本衙門為冢
宰是以分身為全身也作用若殊巧妙則一竊恐日固
其殻中而不知耳趙悟曰如公言利害乃爾遂往言於
婁江婁江曰誰為此議曰顧稽勲公無以奪而冢宰得
陳公心谷矣婁江嘗一日謂先生曰近有怪事知之乎

先生曰何也曰內閣所是外論必以為非內閣所非外論必以為是先生曰外間亦有怪事公曰何也曰外論所是內閣必以為非外論所非內閣必以為是相與笑而罷及是推閣臣陳公心谷謂先生且勿言各疏所知各疏七人皆合而首舉舊輔王對南先生又皆合陳大喜令先生言之婁江婁江大恚曰何不舉康洲曰外論不與者半脫言官言之將自認乎推閣下認乎推閣下認何用吏部自認又何成吏部二者皆所不敢出也婁

江葢悳曰前推羅君冢宰君謂翰林只宜推内閣今推内閣又不可何耶先生曰前論事今論人也婁江復屬相國趙蘭溪言之先生曰公論所在司官不敢誤堂官也復自貽書於陳陳曰公論所在本部不敢誤朝廷也少宰趙心塘羅之門人也又言之陳陳曰此非本部所得專也又言之先生先生曰此非本司所得專也趙謂陳曰明日會推必推之陳笑曰堂官口司官手二百年故事也假令老先生舉口而司官不舉筆作何收拾及

會推王給諫彈羅疏亦至而婁江必不容先生矣遂削
籍歸給事遂公確齋上疏極論謂憲成以直道被斥恐
今而後非如王國光楊巍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太宰非
如徐一櫃謝廷寀劉希孟也者則不能一日為司官臧
否混淆舉錯倒置將使黜陟重典為權門供愛憎銓衡
重地為私門樹桃李天下不知有是非人心不知有勸
懲風靡波流莫究所終矣確齋亦黜先生嘗曰天下事
君相同心方可為其次閣銓同心亦得一半今皆無之

止有三十巡撫十三提學可選擇而使若盡得人士習民生庶幾小補方日孜孜焉當是時太宰則宋陸孫陳四司則王秋澄公教鄒大澤公觀光孟雲浦公化鯉儕鶴先生以及先生皆極一世之選雖人不竟用而賢賢相續後先一道至先生司選而人心益蒸蒸丕變矣然中貴人干請不行柄國者好惡相左兩者合而為一陽施陰設不盡逐之不已自先生去而隄防盡決識者不能不歎息痛恨云先生歸且以積勞成疾頭岑岑暈眩

作楚乙未春幾殆諸子環泣先生張目曰人有來處應有去處夫何傷已忽蘇吟詩曰茫茫大化任推遷消息盈虛總自然若欲箇中生去取請觀四十六年前越丙申丁酉始漸愈病中體究心性愈微故劄記始於甲午戊戌始會吳中諸同志於二泉之上與管東溟辯無善無惡管之學一貫三教而實主佛學先生謂佛學三藏十二部五千四百八十卷一言以蔽之曰無善無惡七佛偈了然矣故取要提綱力剖四字又以辯四字於告

子易辯四字於佛氏難以告子之見性麄佛氏見性微也辯四字於佛氏易辯四字於陽明難在佛氏自立空宗在吾儒陰壞實教也其言曰自古聖人教人為善去惡而已為善為其固有也去惡去其本無也本體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矣陽明豈不教人為善去惡乎然既曰無善無惡而又曰為善去惡學者執其上一語不得不忽下一語也何者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固有矣皆非吾之所固有則皆情

識之用事矣皆情識之用事則皆不免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為之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則凡所謂善與惡皆非吾之所得有矣皆非吾之所得有則皆感遇之應迹矣皆感遇之應迹則皆不足為本體之障矣將擇何者而去之猶未也心之體無善無惡吾亦無善無惡已耳若擇何者而為之便未免有善在若擇何者而去之便未免有惡在若有善有惡便非所謂無善無惡矣陽明曰四無之説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説為中根

以下人立教是陽明且以無善無惡掃郤為善去惡矣既已掃之猶欲留之縱曰為善去惡之功自初學至聖人究竟無盡彼直見以為是權教非實教也其誰肯聽既已拈出一箇虛寂又恐養成一箇虛寂縱重重教戒重重囑付彼直見以為是為衆人說非為吾輩說也又誰肯聽夫學者欣上而厭下樂易而苦難人情大抵然也投之以所欣而復困之以所厭畀之以所樂而復攖之以所苦必不行矣故曰惟其執上一語雖欲不忽下

一語而不可得至於忽下一語其上一語雖欲不弊而不可得也羅念菴曰終日談本體不說工夫纔拈工夫便以為外道使陽明復生亦當攢眉王塘翁曰心意知物皆無善無惡學者以虛見為實悟必憑此語如服鴆毒無不殺人海內有號為超悟而竟以破戒負不韙之名正以中此毒而然也且夫四無之說主本體言也陽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識者至等之于鴆毒四有之說主工夫言也陽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

遂等之於外道然則陽明再生目擊玆弊將有推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攢眉已乎先生之說甚詳見証性篇於是先生時時謂攀龍曰日月逝矣百工居肆以成事吾曹可無講習之所乎錫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所居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鄒忠公志完於毘陵忠公尋卒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闡伊洛之學後廢為僧舍邵文莊公圖脩復之不果及是先生弔其墟慨然曰其在斯

乎遂聞於當道葺楊先生祠同志者相與搆精舍居焉甲辰冬始會吳越士友先生為約一以考亭白鹿洞規為教要在躬脩力踐嘗言講學自孔子始謂之講便容易落在口耳邊去故先行後言慎言敏行之訓恒惓惓焉至其自道不居仁聖卻居為誨看來說聖說仁聰明才辯之士猶可覔些奇特逞些伎倆逞些精采推到不厭不倦處便一切都使不著然則孔子所謂工夫恰是本體世之所謂本體高者只一段光景次者只一副意

見下者只一塲議論而已深慮世之學者樂趨便易冐認自然故於不思不勉當下即是皆令查其源頭果是性命上透得來否勘其關頭果是境界上打得過否皆先生喫緊為人處也丁未晝江相再徵先生夢為祖道執其手曰有君如是何忍負之鄭重叮嚀至於再三至於涕泣不覺大聲而呼室中盡驚而淚且漬枕矣先生不忍虛此一段誠意遂述寐言貽之弗省也戊申詔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先生商諸同志或謂宜行或謂宜止

先生曰仕宦寧退毋進吾衰矣當從其退者遂乞骸骨而會太宰孫立亭公有不察於沈司馬繼山李司徒脩吾先生曰太宰為人所誤乙未之事可嘆已今或自執所誤則前誤遂不復贖公之晚節可惜天下亦承其弊吾身在進退之間此大竅竅可以完三賢撤一網遂為書貽公當是時司徒已見彈射白之政府然與時局忤甚遂憎茲多口朝論紛紜海宇震撓或謂先生宜有以自明先生報曰讀南北諸君疏有為之躍然以喜者矣

何喜也喜聞善也有為之赧然以耻者矣何恥也恥溢美也有為之悚然以懼者矣何懼也懼滋競也有為之愀然以憂者矣何憂也憂激禍也然則凡曲直吾者皆提策我者也凡提策我者皆玉成我者也尚不知何脩可以副德意之萬分一而何較哉東司徒曰赤金在烈焰中借火之力得真色見於世亦如我輩借諸賢力得真身見於世諸賢誠有功於吾輩古人所以拜昌言也凡先生之為自反類此葢先生謂當江陵時吳趙沈鄒

諸君子出萬死力為宇宙扶植綱常魏中丞見泉公為侍御時論科道積弊侵張蒲州相國落職李司徒抗疏救之亦落職自後司徒敭歷中外吴浙諸相無有悦之者四明銜之獨甚及鑛税事起豺狼彌天司徒屹然扼南北之衝江淮千里民恃以無恐而不思亂此其人誠世道所頼故於朝於野惓惓為天下共惜其實誠見其大也先生每謂吾之觀人於尼聖得五案焉進有非剌之狂狷退無非刺之鄉愿一也大受小知二也察衆好衆惡

三也皆好不如善者之好皆惡不如不善者之惡四也觀過知仁五也若夫朋交情好非所以論先生矣而先生豈區區以朋交情好為門戶角立於天下者耶嘗見其貽所知書曰竊觀近局誠若冰炭弟從旁靜察亦只是始於意見之岐成於意氣之激耳未始不可轉移聯合也誠欲為之轉移聯合葢有道焉局内者置身局外以虚心居之乃可以盡已之性局外者宜設身局内以公心裁之乃可以盡人之性何言乎虚也各就已分上

求不從人分上求也各就獨見獨知處爭慊不就共見共知處爭勝也何言乎公也是曰是非曰非不為模棱也是而知其非非而知其是不為偏執也夫如是將意見不期融而自融矣何所容其歧意氣不期平而自平矣何所容其激其於國家尚亦有利哉乃若自責則輕以約責人則重以周所愛則惟見瑜且併其瑕而瑜之所憎則惟見瑕且併其瑜而瑕之在事之人既然持議之人復然如水濟水如火濟火是化君子而小人化一

家而敵國也是舉百年有限之光陰盡用之於相爭相競而不用之於相補相救也是舉兩下有限之精神盡為各人區區之體面用而不為君父赫赫之宗社生靈用也豈不惜哉先生之用心如此先生孝友慈惠渾然天成父南野公豪傑士也不能餬其口顧慨然慕范文正公為人先生為諸生有司餉膏火貲公謂士不受人憐必謝去之為快先生斤斤奉以周旋高邁夙成者以此先生兄弟四人公命伯仲治生叔季治經治生者佐

治經者故先生與季時不問生產仲公有心計多天幸箸稍稍起其末年兄弟各念南野公之嘉范公而齎志長終也捐産以贍其族之貧區之役君子謂人有其志則天遂其事已先生於兩兄嚴之如父於弟資之如友一動一止無不自仲肩之一字一句無不自季綮之而東林之創經紀者仲也切磋者季也先生曰吾多助於兄弟如是幸矣夫於宗親有養之終身者有及其再世者於師生養死殯之於友髫齔之交無不白首相歡即

有緣而為利幾敗其名者㝠然不問也於同邑之宦於四方者必黙黙為提挈有一長可見者必力為表章其人不知也於兄弟之子愛之如子敬之如父有前後母者有嗣嫡者必使各得其所曰吾以兄弟視諸孤猶之子也以吾父母視諸孤均之孫也何前何後何嗣何嫡念其伯兄少獨勤苦思得報而無從伯之諸子試有司必為通名曰試士公典也吾念吾兄而聊通諸子以備採擇私情也於子則絶不為干請嘗戒其長君曰凡為父

兄莫不愛其子弟莫不願其讀書進取今府縣考童生吾始終不欲以汝名聞於主者非怨也非棄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說就義理上看男兒七尺軀頂天立地如何向人開口道箇求字孟夫子齊人一章便是此字行狀讀之汗顔不可作等閒認也就命上看窮通利鈍墮地已定如何增損得些子眼前那箇不要做秀才到底有箇數在若可以勢求可以賄求那不曾求的便沒分造化亦炎涼矣就吾分上看本無尺寸之長賴祖宗之庇

倖博一第再仕再不效有邱山之罪猶然煖衣飽食安享太平在昔大聖大賢往往戹窮以老甚而流離顛沛不能自存我何人斯不啻過分矣更為汝干進是無厭也就汝分上看但在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讀書到底工夫透徹科甲亦自不難何有於一秀才若尤肯尋向上去要做箇人即如吳康齋胡敬齋兩先生只是布衣都成大儒至今說起兩先生誰不敬慕連科甲亦無用處何有於一秀才汝試繹而思之識得此意省多少閒心

腸省多少閒氣力省多少閒悲喜便是一生眞受用也
先生於世無所嗜好食取果腹衣取蔽體居取坐卧不
知其他四壁不垩庭草不除帷帳不飾一几一榻敝硯
禿筆終日儼然冥坐讀書四方酬荅而已憂時如疾痛
好善如飢渴無所不坦易至關綱常者毅然執之不移
無所不渾厚至關邪正者井然辨之必悉終見也又不
以成心逆物疾惡也又不以已甚求備語言簡重喜怒
希形常曰極論中和位育之脈吾輩一嚬一笑一語一

默在在與天地相對越與萬物相往來何容兒戲未嘗絕郡縣竿牘而非一方之宪抑不告未嘗絕當路交際而辨貨取之介最嚴丁儀部長孺見一選司老胥屈指最廉正者曰吾目中所見陳尚書心谷孫尚書立亭顧選君涇陽孟選君雲浦而已先生之學性學也遠宗孔聖不參二氏近契元公確遵洛閩嘗曰語本體只是性善二字語工夫只是小心二字又曰心不踰矩孔之小心也心不違仁顏之小心也此其學之大旨矣先生有

絶人之資其於世也百家衆技當無所不臻其妙而獨以全力用之於學一切伎倆不得而歧之故其功專其於學也百家衆説當無所不造其微而獨以全力用之聖學一切玄妙不得而歧之故其學純於凡五經四書直從神情血脉字字咀嚼故密察不差毫髮於凡聖賢豪傑直從皮毛骨髓人人對勘故權衡不爽錙銖嘗曰周元公之於道至矣所以為之推行其道使得昌於當時者程伯子也所以為之推明其道使得傳於後世者

朱晦翁也元公藏諸用其源遠兩先生顯諸仁其流遠
又曰二程與横渠康節一時鼎興氣求聲應此吾道將
隆之兆也微元公孰為之開厥始流傳最久分裂失真
有禪而儒有霸而儒有史而儒此吾道將渙之兆也微
晦翁孰為之持厥終元公之功不在孟子下晦翁之功
不在元公下攀龍亦曰自孟子以來得文公千四百年
間一大折衷也自文公以來得先生又四百年間一大
折衷也先生自甲午以來見理愈微見事愈卓充養愈

粹應物愈密從善如流徙義如鷙殆幾於無我矣吾推其志必也友一鄉之善友一國之善友天下之善友萬世之善其不然者曰小家相先生不屑矣必也堯舜其君臯夔其相唐虞斯世孔孟吾徒其不然者曰第二義先生不屑矣天假之年進不可量天假之位用不可量壬子五月廿又三日以微疾恬然而逝得年六十有三昔人於明道先生之亡曰伯淳無福天下人也無福吾於先生亦云所著有藏稿二十二卷劄記十二卷大學

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行於世尚存劄記三之一藏稿十之三還經録證性編桑梓録未刻甲寅冬公嗣與渟等以母朱太安人命屬先生於賢關橋而令攀龍次其言行請誌銘於南臯鄒先生竊惟天生非常之人必有以也不命之平治天下則命之平治萬世如涇陽先生者謂天無以命之乎不宜使之與於斯道謂天有以命之乎不宜使其窮於斯世意者所命在此不在彼歟則無涯之日自今伊始何以使之信而可傳耶令天下

可以徵信先生使傳於後世者舍南皋先生誰與歸故敢九頓以懇

顧季時行狀

季時諱允成別號涇凡即世世所知涇陽先生母弟也季時少敏慧頗好弄年十四從師少弦張公習舉子業弗善也以語季時父南野公公曰是兒非落人下者師笑曰吾亦知之不激不奮耳公然之令更他師居半歲季時忽謂涇陽先生曰弟知過矣請歸禀繩墨先生大喜

請於張公復之衆未信久之果如所言先生問季時弟何感遽如是季時曰恐傷兩大人心先生曰此是為人根子久之業日進萬歴己卯舉鄉試癸未舉會試丙戌大廷對策指切時事不少諱其畧曰陛下所以策臣者無慮數十百言究其指歸賞罰二科而已夫賞者勸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賞者所以勸天下之意也罰者懲天下之法然有不倚於罰者所以懲天下之意也今賞罰之法甚具然而德澤不究法令不行此無異故則聖

制言之矣所以風厲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實也本也實也即臣愚所謂意也竊觀當今之勢而根極其體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幾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好明以惡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陰移其所惡二者何也曰内寵之將盛也曰羣小之將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無一不足以厭其欲昏其志而惟色為甚聖王之所亟遠也昨者皇上以鄭妃奉侍勤勞特冊封為皇貴妃大小臣工不勝其私憂過計因而請

冊立皇太子因而請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溫旨報罷則竣旨譴逐矣夫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為皇上一己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則皇貴妃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其戚屬或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外閹人侍妾又或將乘其偏而得以愛憎弄威福於內外之間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內寵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

也人主雖甚神聖其聰明不足以徧天下將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則安不得其人則危非細故也邇年以來皇上明習政務聽覽若神蓋辨及左髙察及淵魚㡬於徧矣竊聞之道路徃徃二三羣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謂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蓋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張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時公卿臺省從風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於此輩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為不然善

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聞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懲居正之專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於此輩則居正之專尚與皇上為二此輩之專且與皇上為一救之難為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輩之始用事適皇上鋭精求治之初彼方見小信以自結其所指陳類依公義猶若未害久則陽公而陰私矣又久則純出于私矣若然則賞罰云者將不為皇上之好惡用而為羣小之好惡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澤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

愚以為欲効忠於皇上當自今日始欲効忠於今日當自兩者始時讀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諗於衆曰此生作何語耶真堪鎻榜矣大學士婁江王公取閱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李時退自傷以為不幸不逹皇上即逹死不恨矣適南京右都御史剛峰海公屢為房御史所詆李時憤曰臣下皆自處於私奈何望皇上無私也於是與彭公旦陽諸公景陽合疏言之數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人固有食穢自肥而幸人之不我攻者矣未有執

已之貪而不畏人攻反欲攻人之廉且昌言於君父之前者夫欲天下人為震甚易為瑞甚難震身享貪饕之利而反得笑瑞之迂拙臣等之所痛心也昔司馬光言小人傾君子其禦之之術有三曰好名曰好勝曰彰君過而已今觀震之詆瑞千有餘言槩不出此曰欺世盜名非所謂禦之以好名者乎曰居已獨清非所謂禦之以好勝者乎曰貶奪主威損辱國體非所謂禦之以彰君過者乎以震之詆瑞吹毛求瘢宜無不至而所摭者

不過如此適足以明瑞之無他瑕玷而褱之陰險窺覘亦無所用其狡也陛下方重瑞惜瑞借其人以風天下而褱乃欲逆銷天下之氣節抑慷慨之士令無容足之地是陛下之所褒褱之所必斥也士君子之所師褱之所必擯也以此仇正無恥之人晏然居師表之位驅天下之士而入于諂詐臣等有裂冠冕而去耳不與之竝立於朝也臣等新進小生發天下之清議雖褱有奸如山不可動揺然公論既明人心自快褱雖頑鈍無恥亦

何面目一日立于東南諸士之上乎臣等何仇于寰何私于瑞但恐是非之公鬱而不宣一瑞尚不足惜如瑞者相繼而指為邪則君子之道日消矣一寰尚不足畏如寰者相繼而傾賢能則小人之道日長矣剥復否泰之機於是乎在不可不為之深慮也疏奏得削籍歸會南太僕繼山沈公南臺警亭陳公直指厚齋荆公先後奏薦戊子奉旨起江西南康府教授李時念其母錢太安人老又善病不忍去左右遂致仕無何丁太安人憂

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累遷禮部儀制司主事有詔竝封三王於是又與張公文石等合疏言之已而考功郎趙公儕鶴司內計盡公不撓盡黜當路私人當路銜而計去之於是又抗疏言之謫光州判官李時無論立朝即伏處田野乎其憂國憂時無一念不于君父傾注無一事不忠于世路隄防先是已丑薛元臺因南都耿總憲定向以不送揭帖參御史王公藩臣疏劾其阻塞言路當路大恚之座師內閣頴陽許公輒疏論元臺吏科

都給事陳海寧復望風排擊李時聞之仰天浩嘆上書
許公曰閣下憤進士薛敷教之觸事陳言至以貢舉非
人自劾且欲皇上敕下九卿科道各陳紀綱何為而正
風俗何為而淳允以為無庸謀之九卿科道也朱子謂
紀綱之所以振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
所私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而禮義之風
廉恥之俗已丕變矣然則紀綱之正風俗之淳不在於
以勢相脇在於以道相成不在於使人不敢言在於使

人無可言耳近見吏科陳給事中言路一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而謂出於臺省為蕩蕩平平不出於臺省為旁蹊曲徑不知言路者天下之公非臺省之私也出於公即蕩蕩平平出於私即旁蹊曲徑陳三誤曾士楚輩曷嘗不臺不省不言竟以為何如也其云今日為臺諫者無事不得言言路不可謂塞雖一學究得上書一市井傭奴得擊鼓而訟言路不可謂塞即一二誤攖聖怒相率營救舉得畢其忌諱之言言路不可謂塞其說美矣

然言者如李君懋檜劉君志選高君桂饒君伸等何不聞其相率營救也豈惟不救或攘臂而助之攻無他此皆攖宰執之怒犯臺諫之忌諱者也間有一二上攖聖怒相率營救乃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其上書擊鼓之云又無能爲宰執臺諫重輕者耳以此而遂謂言路不塞雖張居正時此路固未嘗塞也何謂壬午以前爲讜言壬午以後爲輕言也其云近時行險僥倖之徒託身言路功名富貴操左券而收故躁妄者

爭趨頑鈍者爭附以允所覩記如前五人外其建言者不過黄君道瞻盧君洪春王君德新及允兄憲成以庶官之彩三四年之遥僅僅幾人而止何名爭趨何名爭附何名舉世輕言也其以建言為釣名為掩過為躐位為取捷徑夫是非有真名亦何易釣過亦何易掩也即如彼附曾王反罵曾王天下終不信其非權門之客昏夜受遺白日請禁天下終不信其非壟斷之夫至於躐位捷徑之説則往時建言諸公信有一二要亦晩節不

終務為容悅抑一節自喜袖手旁觀者耳設守其故吾矯矯不變則進退維谷未見其位之蹤徑之捷也信若彼言必使天下盡效彼無違夫子以順為正京堂美職操右契而收乃為不蹤位不捷徑耶且近時建言者每每有觸而云非無事而喟然嘆也倘臨江父老罪無可矜則道膽不言倘皇上不廢郊祀則洪春不言倘何尚書起鳴不搆陷辛左都自修則德新等不言倘邵給事庶不請申出位之禁則懋檜等不言倘戊子順天科場

毫無弊竇則桂等不言倘耿右都定向不逢迎當事而以先發後聞叅王御史藩臣則敷教不言何得詬建言者不啓蟄而雷鳴不鶚晨而雞號也其云今日時異勢殊既無嚴嵩張居正之威福又無鄢趙曾王諸人之阿比何得有楊繼盛艾穆鄒元標之慷慨夫以堯舜之世克艱不輟誨慢游不輟規贊襄不輟勸損益不輟警其亦何嘗不慷慨也豈如彼狃于陳三謨曾士楚之從容便以慷慨為奇而謂堯舜之世無得有是乎且彼乞播

丐子反復趨附以苟饜足自其常態宰執大臣富貴已極豈有未饜何苦為彼曹所弄徒以益人之富貴而損己之名實哉又見童儒試於有司奔競成風孤寒往往擯於府試致書邊南亭郡伯言之豐城李見羅先生坐雲南報功事被逮麗于大辟與論寃之廣東布衣翟從先欲詣闕申救不遠三千里特過涇上商於季時季時喜曰甚善布衣又欲進澄海唐曙臺所輯禮經於朝季時即復喜曰甚善竝為代具疏草平生所深惡者鄉愿

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弑父弑君種子暗佈人心一日喟然發嘆涇陽先生曰弟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人之講學者先生曰何也曰恁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快活過日先生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先生為俛其首又一日讀朱子集有曰海內學術之弊只有兩端江西頓悟永康事功李時曰此弊於今尤甚因取集中與極辨王伯辨與凡論及兩端者輯為一編名

曰朱子二大辨涇陽先生為序而行之又摘其論及治道者輯為惟此四字編而自為之序居恒呐呐如不能出諸口及遇可否紛紜刀斬斧截大旨一依于正不喜為通融和會之說有疑其拘者語之曰若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命吾輩慎勿草草開此一路誤天下蒼生聞者咸悚其論人或反世之所褒譏每於一言一動間斷其生平毫髮不爽其籌事

或違衆之所成敗徐而按之若合符節錢啓新先生嘗言吾黨不乏有心人至推有眼者須首季時也性孝友事兩尊人懇惻深至有以曲當其心涇陽先生舉丙子而南野公遂棄養兄弟間語及輒相對欷歔且相勗曰吾父居恒好稱范文正公之為人此是萬物一體胚胎念庭周師分俸佐讀命無受此是鳳凰翔於千仞風格吾兄弟當無失此意其奉錢太安人依依膝下無異嬰孺癸未舉南宮不即廷對者以太安人也不赴南康命

者以太安人也性甚介取予纖毫不茍壬辰謫別駕光州差歸中丞景默曾公檄所司致俸薪謝不受越十四年繼撫中州者復修景默故事季時屬涇陽先生固辭之曰吾不可以欺曾公也計後先所積可千金季時殁而州守璩公又以二百四十金為賻兩孤以季時志告於几筵而返焉性慷慨好行義邑大侵餓莩載道季時廪粟僅盈百輒捐其半以賑其業師尤公張公殁並為經紀其喪門人孫中鄉以遺孤托悉力維持不恤恩怨

性好静每日兀坐一室好整𠉀頭惟攤書一帙卒業而後易之諸一切文具及觿礪之屬位置有常好朴衣不求華食不求精取給而已左右使令蒼頭一二人閒行里巷角巾布鞋遇者不知誰也丙申九月病不食者四旬涇陽先生以間問有痛苦否曰無之有欲言乎曰無此時惟凝神定氣以待天機且欲為此身計此身非我有為子孫計一人各有一乾坤吾無與也其超然於死生之際如此久之竟愈又十一年而卒得年五十有四

或有問於涇陽先生曰昔明道象山兩先生皆得年五十四李時與之同壽其到處可得言乎先生默然久之乃曰弟庶幾能見大意矣往者與弟燕坐予問曰近日做何工夫弟曰上不從玄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畢竟如何是恰好處予曰須要認得自家弟曰弟默默自忖性頗近狷情又頗近狂如之何予曰試舉看弟曰居恒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不近狂乎反而按其實尚未能跳出硜硜窠巢也不近狷乎竊恐兩頭

不着也予曰如此雖欲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弟曰此甚難言今世所謂中行大率孔子所謂鄉愿也弟何敢效且弟檢點病痛是一箇粗字去中行彌遠予曰此却是好消息惟粗定不走入鄉愿路矣乃所以與中行近也粗是真色練粗入細細亦真矣狂狷原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不出一真若不論真與否只論粗細鄉愿且有細于中行處非特狂狷不如也弟曰粗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耳今但去密密磨洗予曰尚有說

在弟謂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參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矣弟曰此性善之旨也弟亦曾煞用工夫來及臨境這病依舊又發熟處難忘可奈何予莞爾而笑弟懷疑而去越日侵晨遂過予齋謂曰弟今豁然昨多却一疑且如人欲適京水則具舟楫陸則具車騎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遇艱阻只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甚者

且以為舟楫車騎之罪欲思退轉別尋方便誤矣余曰
如是如是弟復曰原來孔子拈出中字正要喚醒狂狷
自是精神歸一心體漸平天假之年夫孰測其所至哉
夫先生所謂認得自家其旨甚微李時自見本色蕩平
正直為之即是更不必添入較量非其平時賔主之分
素明決見不至此此可以識李時之大矣而攀龍則追
惟曩昔李時謂余曰世態易陷人學術易誤人子其慎
諸余曰學亦有誤乎李時曰噫難言也余因歷舉諸家

季時曰姑舍是余曰子之意何居曰繹孔孟微言守程朱家法庶其少差乎余於是始知所向先生又曰子之於弟相勸相規忘爾忘汝其怡怡也既為道義中天親其切切偲偲也又為天親中道義此其相與為何如耶豈惟先生即余三四同志親而愛之敬而畏之實異姓之天親同儕之師保也嗚呼已矣所著有小辨齋偶存小辨齋者季時讀書處也

大程化次程大兩顧先生頗近之叔大而季方也

然叔不自居大而居於真季不自居方而居於粗學者心事如此讀至有眼者必首季公更令人起不得大用之恨

江西安福縣知縣台卿夏公行狀畧

嗚呼以余狀台卿胡稱畧耶台卿以壬辰釋褐余以壬辰謁選僦舍相比動息聽覩也以是知台卿最深其冬余以使命歸其明年台卿受浮梁令歸而後先喪其二尊人乙未下帷吾邑孫慎所氏丁酉服闋

謁選得新喻令已復調安福蓋九年中晤言不數旹在二邑之間聞問者一而已凡余狀台卿余耳目所及也又安能盡往台卿未第時受業於顧涇陽先生先生罷之台卿謂余曰吾以經生言求顧先生耳先生乃時時及孔孟微言時事肯縻于經生言不屑也而余是年經生言顧獨進又曰吾最拙于覽記佔畢終日不能得數行成誦而心獨好姚江傳習錄玩繹者久之意到成文汩汩乎出之不難也乃知人心萬

象自備不假外索以是台卿益自信為學一反求之心辛卯舉于鄉北上涇陽語之曰子往無失李見羅先生蓋是時先生方受誣繫獄于是台卿即從獄中受修身為本之旨苦思力踐晝所為夕必書之即夢寐有非是大自切責得毋負李先生其墨守專精黃霸之於夏侯勝不啻也既乃慨然曰受其學不為白其冤可乎抗疏曰臣惟人主所以不勞而化天下辨君子小人俾舉錯刑賞之當而已今陛下欲禁人臣

欺君罔上而欺君罔上之罪乃加于正直忠良之臣欲禁人臣黷貨殘民而黷貨殘民之臣乃反得安富尊榮之實如李材蘇酇是也夫李材何如人也臣嘗反覆觀其所論著考其鄉評稽其政事是實能以聖賢為師者也豈其忍于欺君夫蘇酇何如人也仕宦所至金寶盈箱匪獨其民切齒道路之人唾罵不啻矣自古未有君子而不見疾於小人今以材若彼以酇若此而論材者非他人酇也陛下信酇之言謂材説謊臣以為材未嘗

説謊也善戰者貴在平定安輯而不在殺戮論功者當論其勦撫合宜而不當專論其功級令材隨時制宜因勦而撫未嘗損國家之一卒用國家之金錢而卒使遠人懾伏近人歸命一方底寧其功豈不勝于數萬之級耶鄭也以傾材之故遏匿遠方之貢削易其通貢之文誣忠良誑君父是説謊未有甚于鄭者也令諸臣之救材者多矣然有憐材之情欲動陛下好生之心者有惜材之能欲開陛下使過之路者是皆憫材之寃無奈聖

意之不可解故委曲其詞以求濟也臣以為不然陛下
天聰天明茍不實知材之寃鄭之誣而肯為臣下好言
動乎夫材陛下之世臣也功臣也材之父曰遂已為陛
下殲倭夷奏膚公矣當材弱冠時已與惟幄効籌畫矣
及材官廣東羅旁百年蠢動之蠻也材殲之建城邑矣
石城電白之倭一旦卒然之變也材殲之無遺類矣及
材官雲南收蠻莫破緬匪撫孟養守在二千里之外遂
使滇南之藩籬固而門戶安矣是材未嘗無功也安肯

飾詐而自棄其功乎夫百官陛下之耳目也何私一囚繫之人如撫臣如科臣如道臣如部臣交章救之不已遠方之民陛下之赤子也何望于一囚繫之臣如廣東布衣瞿繩祖雲南廪膳閻世祥舉人朱萬元貢監姚唐臣等萬里風霜叩闕哀鳴之不已陛下耳目之言不信也赤子之言不信也乃獨信一鄰夫鄰也淩民既厚自衛益工故罪狀已著止于降調未嘗追其贓又未嘗正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小人如此其厚夫材也國人

矜式皇國干城一遭誣揑百口不辯没其功又復致其罪天下將謂陛下之待君子如此其刻也昨者朝審之日朝之賢士大夫見材囊頭屨校纍纍道途無不欷歔欲泣臣退而思之陛下何以信鄧之甚罪材之深而忽于天下之公論如此則皆諸臣之過也諸臣救材者皆委曲其言而未嘗以實告陛下也臣以為即使陛下必不赦材而天下之是非材之功罪鄧之欺罔必不可不明告陛下謹昧死以聞疏入不省而士論快之及三王

竝封之旨出台鄉又自以辦事儀曹力爭不可疏復不省而台卿之丰采亦著矣及遝浮梁令未抵任二尊人相繼隕喪悲號嘔血幾不起既畢力治葬家四壁立不能餬其口以吾邑孫氏去涇陽先生之居近下帷教授諄諄以兩先生知本之學開迪學者既滿喪補新喻令邑民多訟台卿廉得訟師數人籍於官各給號簿民有訟者使摞情為辭情辭一不當則笞之先時民被訟者吏匿其詞既訊復匿其案以鉤得民財台卿令告者直

書詞于牌牌發該里兩造備立訊訊畢即示以判民不欲終訟者竟已之不必至官府緦功以上之訟諭以至情令即庭中講解各相悅已令告者毀其詞毋起後釁人人意得去不半朞而訟簡十之七邑人多盜有一家父子祖孫以盜相紹述有一村數十百家以盜相糾結台卿廉得之即令備一境盜每盜發即令捕獲不得即令償民所失功則照格敘之盜立屏息于是胥吏無所從得民錢至有訓蒙吏舍中為販賣於市者當是時旁

近縣人人願得台鄉爲令而安福縉紳多顯者遂調安福台鄉自喪其父母毀病未良已在新喻病間作台鄉不自恤病以堅志彊力治之政成而復奪之安福然安福吏民望台鄉眉宇心折矣台鄉亦念可疎節濶目休養而安全之民以訟來亡輕重輒入入而兩造彌月不至置不問束矢之贖一無誅焉第惓惓於勸親睦舉訪民間孝悌力田者旌别以風之縣西南多種靛其始郎山谷瘠棄地自後民歆其利往往以奴子凌其弱主台

卿至即爲厲禁犯者繩以重法邑中有壄盜黨連甚衆行劫吳楚間善以邪術自解免一再捕輒逸莫能得北得而在事者又以無左證欲釋之幸未果釋竟莫能決以法台卿曰一盜之不忍而諸無辜忍乎立杖殺之民至焚香相慶然台卿即雍雍與民而廉隅頗峻人莫敢暱其民見爲鸑鳳其豪見爲鷹鸇於是諸有力而不勝其牿苙者伏戎於莽矣而台卿又苦病辛丑上計訖事自念朝露之軀與世枘鑿何苦煩賢士大夫調䕶爲遂

乞教授衢州就道而病浸劇竟卒于瓜埠得年三十有九卒之日桐棺三寸委于荒野遺言誡子弟躬耕自食希賢聖之學以仕宦為戒噫可悲矣台卿諱九鼎號璞齋生平為人侃侃卓卓秉禮蹈義少時家極貧雅自負苟不失一嚬笑驟而試之妖冶艷麗無所動驟而驚之鬼怪險巇無所懾片語出狡者輸誠貴倨者降氣糾紛者立解葢自諸生時已屹然重於其鄉云

台卿我嘉善人也實無宦囊今其子最貧

祭文

祭顧涇陽先生

吾聞之孔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謂之大臣若先生者斯為大臣乎吾聞之孟子先立乎其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謂之大人若先生者斯為大人乎先生之學大無不見其要主於明善究無善之弊將以明善者滅善故如救焚拯溺汲汲於幾希之辨先生之精神大無不徧其要主於好善要約同好緝民彛之一線見不善人之傷

善以為是絶國家之脉而裂其咽故不惜大聲疾呼如衛父兄而扞其頭面吾嘗謂先生具千古之眼高燭萬類而破大道之鍵故落第二義者曾不足當其一莞具千古之腹含茹萬有惟吾斟酌故一切好醜異同曾不足礙其寥廓具千古之骨其于世俗湯巢夷屈尚非志之所存三公萬鍾曾不埒于毛髪此則先生所以為大而莫之與越嗚呼吾于世而未始見似先生者指可幾屈況乎吾錫詩書記載更四千餘歲而文章理學名節

忠義實惟先生一人之始嗚泰伯來而梅里片墟闢東南之草昧先生出而涇臯撮土萃宇宙之文明猗與先生豈以七尺為私百年為期而吾乃區區以生死為先生悲顧哲人之萎士將疇依使吾儕貿貿焉如孩者無提而不立如瞽者無相而罔之有心如推有氣如靡乃吾之所自為悲

公祭薛元臺

自兄之亡也天下之言曰嗟乎失一古人矣乎孰有如

吾元臺不雕不鑿純任赤子良知良能之天者乎國之言曰嗟乎失一直臣矣乎孰有如吾元臺進不求利退不求全國有大奸奸有大慝萬死臨之奮然而前者乎鄉之言曰嗟乎失一仁人矣乎孰有如吾元臺人屈如己屈人伸如己伸為匹夫匹婦復讎四境恃以無寃者乎嗚呼凡之存也世不便於凡之至清而形其濁至方而礙其圓皆執其似是之中而病凡之偏及凡之亡失

途而兄乃所以救其偏况吾三人者生同鄉舉同籍學同道志同好無或旬時不相見而相念也無或一事不相質而相規也自今已矣孰有如兄砭吾不善使必改翼吾善使必遷扶其暮日遠途使不顛也乎嗚呼兄之操持三公不易亦不苟於一命萬鍾不顧亦不苟於一介惟其垢衣菲食畔援者曾不得以攻其中堅此吾之所以服膺而拳拳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兄其鑒予之斯言

祭安我素

嗚呼公之得於天者快矣足矣弱冠登朝服官清署四壯騑騑幾遍寰宇自乞南銓依依孺慕解組歸來悠悠杖屨葺我田廬築我場圃子孫盈前甘飴分哺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遇幼於制義遊戲而裕長於詩文指顧而具渾然天成從容雅度墳典浩瀚流窮源泝性命微言心怡神悟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賦孰不欲富公脫

要達之弗慕觸忤貴臣幾就𠱑鋸廿年錮籍安之如素
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樹名花佳辰良朋畢聚皓月清
宵芳樽滿注竹木叢蔭無幽不赴山水名區有勝必往
蒲團晏坐藜杖緩步偕衆為樂與物無忤公有閒身備
諸閒趣屈指人間幾如公之所務嗚呼公於細事柔若
嬰孺大義所激矯若脫兎公於臧否三緘甚固民瘼所
關矢口而吐公於清歡翺翔軒翥憂時之憂展轉寤寐
公於江湖浩然遠去心懸魏闕無微不慮所得諸天享

諸身者亦既快然具足於志無惡或以為年不足待其所遇位不足展其所樹作述不足盡其所賦卯堅不足盡其所務造物者固將畱其餘以爲後人無疆之祚

祭長興令石雲岫

嗚呼長興之變非始於長興也甲子元旦之變非始於甲子元旦也其所從來者久發於長興者官眞則盜畏也官眞必為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故長興之盜非劫庫盜也欲據邑叛

也公遁則盜恣屠殺焚掠矣民鳥獸散盜有城矣不意公直身當之也彼以為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刼獄獄囚無從叛者皆曰寧死不背石爺士民且動地起盜於是思挾令出城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為令乃護盜吾即活何顔見長與父老於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夫以公之明閑難而不亂豈不知脫身避盜可以擒盜然公避而邑殘矣盜勢張矣盜勢張即事不可知於斯時將出城乎否乎出城則棄

城不出城則死與其不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夫殺貪污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污吏者或可逋竄公之死則為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公三楚豪傑國家方倚為棟梁柱石而天之生公僅以殉長興之盜完長興之民何耶節莫大於致身致身惟義所安耳義無小大也抑天之意若曰茲盜也擒則星星縱則燎原非公不能殄也特委公與今天下萬姓膏原野其初起於

一人畏死委而棄之以成大難特以公示之式與夫盜之殺公不過以公能捕大盜靖一方殺公而吏無復有捕大盜者不知公不死盜尚活公死盜獲是盜之殺公自殺也何益之有而他盜或自此悔而爲良民與然則公一人之死免萬姓之死欲使天下無二心之臣無二心之民其志大矣其功大矣其死大矣非國家所倚爲棟梁柱石天所以生豪傑之意與哀哉

石侯烈丈夫也先生更多其智計

祭丁慎所

維公鍾山川之間氣禀天地之正氣質剛骨勁晁大識超故能歷挫抑廿戹窮百折而東不餒其浩然之氣當其官中翰也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為賈長沙之疏與世遂不相臭味一斥而歸沉寂田間者數年再起儀郎復矢口而明當世之弊時以為汲長孺之戇與世益相鑿枘於是鎩其翅絶其轡至欲剚以大盗之刃一抉目中之刺甲子之元晨賢令之被弑一邑震惴若將隕

隧公奮不自計流言矢集屹無所避擒盜寧民大亂以治夫侃侃者廟堂之義也恂恂者鄉黨之制也公以一意行之危言者有道之遂也遜言者無道之劑也公以一節出之鮀之巧言也朝之令色也二者兼而得免於今之世公皆反之其不容於世而猶得全歸其身固天之寵異鬼神之擁衛嗚呼公於世道可謂鞠躬盡瘁鄙夫憤之鄉愿笑之至其浩浩正氣所謂生與俱來死與俱往者衆之所棄公之所貴足以千古不敝豈與一時

爭區區之隆替

祭陳思岡

嗚呼吾方與兄訂匡廬之約相與叅疑證悟明此一事兄亦欣然期吾以此事甚大決不可負而孰意期我之年即兄棄我之年乎方兄訃之至予方與客會食投匕而起予平生涕淚甚不易獨聞兄訃聲入淚落不知其所以然此見兄與予相信之至專是時即欲急走兄里憑棺一慟而疾病相牽繼以婚嫁又繼以顧涇陽先生

之變不敢舍東林而出兄之孫祥且禫而余一腔血淚尚盈盈如未疏之泉嗚呼維昔與兄同官行人兄與聊城逯確齋及余三人相期千古兄躬遜敏於吾兩人一嚬一笑皆察其所以惟恐陷於意志之偏弗收學之全確齋與余謹守洛閩之教而兄則好禪各舉其所用力者窮探極究曾未嘗相執而相懟及予罷放兄嘗一至予里一會北固見兄之學益明益暢益定益堅每退而自喜孰知夫金焦信宿遂永訣終天嗚呼哀哉兄之為人

擬之而不得其似吾特像其彷彿如萬山積雪疾風裂石而蒼松百尺屹然獨秀於孤巖之巔譬如古洞奇崖天地以來未通人徑而幽蘭蒙茸相錯於白石清泉之間盎兩間至正至清至勁之氣鍾之於凡而凡又融之以至和而不偏凡官南省指奸剔蠹蠲京塵垢蕩然一滌胥隸之鷙中璫之狠垂首屏息又無不心悅誠服曰公特不便某等要之為朝廷做官當如是此可見人心之靡爭於無言四明相以劉本孺諸公請尚方劒而營

窟愈固非兄與孫拱陽侍御列其臓則不可去相瓦裂而豈容兄之玉全不知兄玉自全區區一給事何足為兄太空之浮煙嗚呼高天在上厚地在下來今在後往古在前兄心無疚兄身無邊吾又何必於兄暫駐之年較其為促而為延

祭逯確齋

維昔與兄己丑之春觀政廷尉落落未親迨及壬辰同官行人余時見兄迥爾出塵就而論學以決迷津兄謂

予曰此事久湮濂洛關閩聖脈最真舍此而學恐非其方言出凡口如予肺腸我志益堅我氣孔揚於時江右陳子思罔其人如玉其學則禪各從所好不諍言詮要以脩繕禮義無愆維余三人燕市連翩觴榼遞挈選勝盤旋充然各得樂也無邊是歲之冬余有使命明年癸巳時事滋競握手一月余以罪屏凡擢給事急於引善未嘗有心以言自見曾不半年復以言譴涇陽去銓凡落諫職君子之途乃始叢棘天實為之讒殄何聖吾觀

仕者務自需忍與時委蛇鋒藏鍔泯邪正是非不形口吻三事九列循循而進維余三人實反其道聖主至仁首領獲保退而閒居一編是老人皆齗齗吾獨浩浩所得于己亦既可寶嗚呼思罔受氣至溥余則亞之兄神獨廓謂兄長年此道所托云胡相續喪吾棣萼余乃後死亦有何樂嗚呼兄乎南北形滯中間書問動淹年歲兄謂讀易久不知味近乃豁然知其所謂余為兄喜此第一義嗚呼兄乎生死易耳兄既知易死則可矣嗚呼

哀哉

祭歸季思

往者予得交於武塘吳子往巳復得交於兄予生以壬戌兄後我一歲生子往後兄二歲生年相次志相許私相評以為我三人者無叶俗之才亦無用俗之福柔身弱骨惟是泉石間合有斯人余有水居踞漆湖山子往有荻秋在野塘藂竹間皆豁然以野屋受景兄亦築陶菴於郊坰茅堂三楹樹槿自蔽三人者相過從味世俗

所不味騃騃乎樂也然余有婚嫁累子往有舉業累兄有病累私相期以三人者一旦脫去所苦表裏蕭蕭得數十年枕琴卧書餐山茹水死可不恨而三人中兄獨貧獨鰥獨得旦夕居陶菴中吾二人每過兄未嘗不竊歎以泉石之福兄獨擅其全眼中無復有敗人意事矣是將何病不可愈耶兄之病去吾兩人累亦將漸次解除以兄為依終吾暮年之樂而何意兄之一旦舍吾去耶去年秋予過兄見兄病未良已以為深憂復見兄神

情暇豫心坦坦然自藥欄花畦外一無所營又深以為得已病之道近復寄兄書欲兄幽事都不關情胸次空豁不掛一絲以待天之自定孰意吾書未至兄而兄訃先至耶嗚呼哀哉兄有絶人之慧絶人之識絶人之趣出諸口者不漫作無味之語筆諸書者不漫作無味之詞措諸躬者不漫作無味之事倘令得用於世正身率俗立懦廉頑足以風動當年垂光百世即寂寞陶菴中眉宇嚬笑猶足以洗濯一世塵垢而今已矣何天之無

意於斯世而忍奪斯人耶予往方對公車或者天復奪而用於世使予向誰道五湖佳事耶予於海内知交各有深契至於雲霞之味惟二兄造其微惟予知二兄之微故以二兄為依予往即用世所之既倦歸自足沮溺相耦於時左右顧而失吾兄又何心一談一笑耶嗚呼以兄之神情無滓其行於天也必為清風朗月必為鮮霞明星吾二人依兄於是焉依乎兄靈炯然亦復依予兩人否耶嗚呼哀哉

祭茹澄泉先生

惟師太朴所造太和所保孝於親依依如在襁褓信于友沖沖如味粱稻早歲黌宮斐然文藻暮年幽居悠然懷抱屏惡如田父之芟其草護善如富人之匿其寶自潔幾於江河之濼不欺可質日月之皜坦懷應物不寒不燠哲鑒内炳為白為皁斯人當三季之隆必在德行之考即下降七雄之世亦何負趙魏之老今使其窮途潦倒枕經藉史以槁不得與朝榮之槿同一日之鮮好

嗚呼吾將問諸蒼旻

公祭復吾沈先生

嗚呼公之丰標如玉斯瑩公之文章如金斯勁公之宇度如春斯和公之襟情如秋斯淨凡玆同藉及門下士及年家子思公德容不違於目思公德音不違於耳去我日遠遐哉邈矣公體則蛻公神無方或彼或此或在或亡悠悠我思曷知其鄉九龍之崗二水之旁三江浩渺五湖蒼茫公或其間去來徜徉清風淡淡白月涼涼

虬松謖謖碧竹鏘鏘公或其間上下翺翔亦有旨酒如人世否亦有良朋如我儕否亦或來歸視兒孫否疇昔之日公魁南省附公尾者千里思騁淹忽至今綆弗竟井公其念兹能無耿耿嗚呼天地成毀如掌反覆其不毀者如虛在谷哀我人斯一往不復旋視其元浩然常足區區百年孰延孰促公味斯言夜臺明旭嗚呼哀哉

公祭葉容溪文

余觀世之仕宦者歴中外不數年則能美其宫室膴其

奉養以嗚得意其父母亦率憑子自植稍稍易其寒素
没則子為文其生平侈其窀穸爛然耳目以為如是足
以榮其親鄉之人莫不曰夫夫人子也嗚呼其亦不思
爾矣葉翁以子貴有年而參之之貧如昔凡所謂親之
憑其子者翁百不得一而子之侈其親者參之百不得
一世俗之論皆以參之窘其身并以窘其親使翁曾不
得一日享貴人之奉以死嗚呼其亦弗思爾矣假令翁
不能安參之之貧則參之不能一日安其廉是則參之

能貧以翁而翁之賢以參之之貧若與所謂憑子厚殖者比類而觀俗之所貴道之所恥翁之顯榮孰加焉且吾聞翁性淡泊而特嗜酒脩竹衡門素心朝夕陶然一觴無求於世而參之奉酒錢惟謹未嘗令乏則是翁固有至裕者存焉在其為窘也余悲夫世衰俗薄守身之孝不明謂富貴足以榮親而潛德内充之士不白其堅貞之操且若慕慆滛而不可得者故表而出之靈其有格于斯文

乾隆御覽之寶

高子遺書卷十一